

長篇技擊創作

力

還珠樓主作



4

正氣書局出版

新型
長篇
技擊
小說

力

· 還主樓主作 ·

新 型 長 篇 技 術 小 說

力

(4)

一九四九年七月出版

全書一冊 定價本

著 者 還 珠 樓 主

出 版 者 正 氣 書 局

發 行 者 正 氣 書 局

上海山東中路

電話 二〇九號二樓
九三〇六三

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· 版權所有 · 翻印必究 ·

新 型 長 篇 技 擊 小 說

力

(4)

次

目

- | | |
|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一 | 人無棄力地無棄利……………一 |
| 二 | 南山秘境……………一五 |
| 三 | 死谷中的笑聲……………二九 |
| 四 | 暗林中的猩猩……………四四 |
| 五 | 大俠七星的真面目……………五六 |

新長篇
技擊創作

力 (四)

還珠樓主作

一 人無棄力地無棄利

次日一清早，李強龍姑，趕了羊羣，正往前走。朱四忽由林中趕出，把二人拉往無人之處說道，昨日我還覺得從小便在主人家內，他雖不好，不應幫助外人，和他爲難，後來遇見那位蒙面英雄，勸了我一陣，才知那日誠心不肯殺我，祇用飛刀將斗笠，穿了一洞，否則，早死，事後想起主人行爲，受害的人，不知多少，再和本村一比，兩方面上人，簡直一個天堂，一個地獄，我就助他爲惡，結果無非多得一點錢財，早晚冰山一倒，終有用完之時，那似這裏，終年安樂自在，越過越好，我已受了你們感化，如再回去，將來難免同歸於盡，我看出你，最得人心，表面雖在放羊，暗中好似具有絕大力量，不論明暗，必是衆人之首，爲此預先求你寬容，免得將來同受其害。我也不肯害舊主人，他如有陰謀，被我知道，定必暗中報信，遇事盡力化解，祇求將來，能和大衆一樣，於願已足，昨日我曾伏在東南山口偷看，見你換了衣服走出，先還當是蒙面英雄，後見有龍姑一路，由樹林走向官道，才知真相，正奇怪那日眼見蒙面大漢，睡在崖下，後又突然出現，殺傷兩人，如何化身爲二，猛一

回顧蒙面大漢，正站身後微笑，和你身材打扮，無一不同，祇較年長，聽不出那裏口音。如非親見你夫妻二人，剛越過官道，走出不遠，以爲人又回轉，幾乎喊出聲來。先極害怕，後聽對方發話，並無惡意，才放了心，我非惡人，你也知道，終望到時救我，二人一面靜聽，暗中觀查朱四神色，並無虛假，李強微笑點頭道：朱四哥，能夠棄暗投明，改惡歸善，再好沒有，本村向無首領，不過同心同德，全村男女老少，合成一個力量。遇事全憑公意而行，不到事來，也不知何人爲首，就有幾個主持的人，並不能有一毫私意。想要違衆護庇，誰也不肯，如無他念，在此安居，那怕以前，是個惡人，祇知悔過，照我以力自給，親愛互助的村規，全能安居下去，我們不久，還要開闢許多肥美土地，全仗人力，怎會不容外人久居，如有惡念，或是好吃懶做，取巧害人，就他說得多麼好聽，將來仍就容他不得，此事全仗自己做人好壞來定，誰也不能作主，你既看破，我也不再瞞你，全村人的智力，雖不免有高下之分，但都同一心志，各盡各的能力，以謀公衆安樂，假使秦氏父子，能夠痛悔前非，不再欺凌善良，殘害土人，各以自身之力，求取生活，一同開發富源，免去自私，照樣也有生機，我們要的是人和力，來者不拒，按照來人的心力智力和技能，公私相利，各得其所，全村人衆，自來就是一個整的，像我這樣人，不知多少，能力雖有高低大小之差，平日專心耕作，使公私兩面，日臻富強，誰都喜歡和平安樂，不想侵害旁人，表面自看不出，一旦有

事，立時個個爭先，全力從事，有勝無敗，不成不止，秦氏父子，多年仇恨，還在其次，最可憐是，莊中許多土人，日受殘害，呻吟暴力凶威之下，朝不保夕，我們說什麼，也要將他們拯救出來，爭鬥自所難免，惡人也不容其存留，雖然時機未至，暫時飲忍，但那受害人的苦痛呼號之聲，却聽不得，難得東南山中，出了一位蒙面大俠七星子，來此救苦救難，動作如神，不可捉摸，本領大得出奇，越發鼓勵我的勇氣，每次救人，均他所爲，我不過和他志同道合，神交已久，隨在後面。學他的樣，被你看破，當我也是異人，衆中之首，那就左了，其實人都一樣，雖有智力較高，胆勇出衆的，譬如放炮，祇是一個引線，衆人好比火藥，結成一體，互相爲用，衆人無他，祇管力量大，沒有領導，結合不起來，離衆人，又生不出極大威力，這領導人，第一要聰明機警，計慮周詳，處處爲公設想，毫不自私，本身還要刻苦耐勞，隨時修養，取得衆人信任，無事時，自是互相精誠親愛，同作同享，以他的心思，來爲衆人籌計，使人無棄力，地無棄利，用心之外，再以餘力，隨衆耕作，共求安樂，一旦有事，自然如磁引針，具有極大吸引之力，不可以分，振臂一呼，當時響應，人人努力，又經過他日常籌計，多用心思，自然事無不成之理，我年輕識淺，雖想把我全付精力心思，獻與衆人，尙差得遠，將來是否可以稍爲當先，尙不自知，即便我也參與爲首諸位之列，徇私也辦不到，求我無用，全仗你自己爲人如何而已，朱四見他，聲如洪鐘，面容沈

着，與平日一味謙和忠厚神情，迥不相同，越發驚奇，聞言，先當託詞，好生憂疑，仔細一想，近年暗查村中人等，雖有幾個出衆的，不過遇事領頭，聚衆商議，所說的話，又是憑公處斷，輕不聚會，每會必有成效，言不虛發，發則必行，也無失敗，和畏難退縮之事，這般人所管，多是積蓄公糧，分派田畝，考查勤惰，撫養老弱，設計開荒，修建道路房舍，以及各種公益之事，照樣也出力氣，不過，爲衆操心，用勞力時較少，加以人人識字，個個習武，強健明理，智力都差不多，又都勤於所事，行而後言，極少議論，養成沈着勤敏風氣，不輕自炫所能，除却春秋佳日，盡情快樂，笑語喧騰，所說都是良辰美景，賞心樂事而外，主持諸人，每遇會集，所發言論，也是料量晴雨，日用尋常之間，平淡無奇，不爲高論，退下去便和常人一樣，這類會場，無論何人，均可前往舉行，又當農閑之時，自來新村，已去過多次，主人屢次嚴命，說新村仇敵，大有能者，偏是任怎留心，一個也看不出來，又不敢昧着良心，害人欺主，編造誑話，以無爲有，看來看去，祇覺衆人，智力差不多，住得年久的，自不必說，後來的人，祇消住滿一年，也漸同化，新近暗中比較，才知全村的人，進境神速，暗中好似有人指點訓練，因其不爲高論，心思智計還看不出，祇是強健敏捷，往往一人能做數人之事，比起桃源莊，那般衣食不周，日受凌虐，有氣無力的土人，固強得多，便那差一點的教師打手，恐也不是其敵，新投到的土人，和由藥客輾轉引來的，一些窮苦山

民，初來時，多半一字不識，有的尙耐勞作，能夠下苦，有的久受暴力壓迫，危害摧殘，心身交敝，滿面菜色，又瘦又乾，衰弱異常，不知怎的，一到新村，強的更強，那些衰弱的人，多是半年改樣，至多一年，全都精神飽滿，智力大增，頂多字認得少，漸漸均和大衆一樣，與前判若兩人，因是久受苦難，忽登樂土，又無貪官汚吏，土豪惡霸，剝削鞭打，彼此見面，全都和和氣氣，沒有高低界限，夢穩神安，自由自在，日月一久，個個感幸快活，一遇公益之事，比原有的人，還更出力賣命，多麼危險艱難，都不放在心上，以勇於從公，作爲報恩，認是一種榮耀，經過細心考查，才知村中，雖無首領，有限幾個主持的人，也是公推值年，無形中，却潛伏着一種極大力量，寶氣珠光，均爲誠樸忠實的風氣所掩，斷定桃源莊主人，多大財勢，也休想把他侵吞過去，無事則已，一旦發生爭鬥，再加十倍的教師打手，也無勝理，保得兩不相犯，已是極大便宜，這一驚，真非小可，上月蒙面人出現，越發憂疑，幾次想要回莊，親向老主人，痛陳利害，不令別人傳話，以防狗子燥妄輕舉，惹出大禍，無奈這父子二人，全是利令智昏，多疑善詐，不肯信人，話不投機，反有殺身之禍，欲行又止，近更看出李強，神力驚人，每日放羊外出，往往深夜不歸，有時還住在外面，好些可疑，與衆不同，自上月起，拿話示意，不聽回答，留心窺探，已非一日，李強也早看出他，感恩心切，決無惡意，村中奸細，祇此一人，近來又不甚防他，事再一忙，昨夜竟被預

伏山口，看出真象，越想心越寒，雖知村人善良，到底舊仇太深，自己來意，未必不知，一旦事敗，凶多吉少，連尋仲猷三次，表白心迹，不得要領，祇得候在路旁，當面求告，一聽對方雖然承認，不曾遮掩，所答的話，却是無什把握，正在苦口求說，見李強雙目注定自己，微笑相對，暗忖此人最是沈穩，如防行詐，不會自吐真言，昨夜仲猷，末次相見，厲聲呼斥，分明查考真偽，全村的人，俱都忙於耕作，祇有李強龍姑，從不下田，終年放羊，出入無定，仲猷又是當初率衆開荒爲首之人，主持村規的，多是輪值，獨他一人，值年最久，每次當選，老推託不掉，輕不發話，祇一出口，衆心悅服，永無異言，全村男女老幼，呼爲倪老，年才五十左右，偏得到大衆尊敬，人前背後，無一呼名，他爲人也最謙和，不肯多事，會時，雜坐一隅，往往終席不發一言，看不出一點鋒芒，如非李強，住在他家，翁婿之親，自己那麼細心，也看不出他暗中具有權力，照這兩個人，口氣神情，如把自己認爲惡人奸細，定必敷衍，不肯得罪，不會這等口氣，剛放點心，龍姑見他髮疑，從旁笑說道，別的我們不知，事情未到，誰也難料，但是本村人的心性，都是一樣，我們看不差，別人自然說好，除非到時，你想陷害我們，並還拿着真憑實據，自然誰也救你不得，否則，休說你還痛悔前非，業已歸善，卽或故主情深，到時旁觀，不肯隨衆出力，也無人當你仇敵看待，放心好了，朱四早知二人，情深愛重，與尋常夫妻不同，再見李強，也在微笑點頭，立時轉變

爲喜，忙向二人道謝，龍姑笑道，這並非是我二人的私意，公衆的事，本是如此，無須謝我，好自爲之，也不要你叛主倒戈，如有危害本村的事，預先探告，就足感盛情了，朱四忙答，那個自然，二人含笑別去，由此起，李強胆子越壯，照着蒙面大俠所說，將愛馬大白，暗中帶入桃源莊，穿行祕徑，隨時練習，好在那馬，靈慧異常，不用放開，自能隱藏，躲避敵人，用時，一呼卽至，莊中人數雖多，地方太大，土豪和手下同黨所居，多聚在一起，窮苦土人農奴，分居田野之中，樓前大片地面，均是遊玩行樂之區，向例不是有事，凡那苦力土人不許近前，也不許經過，又畏土豪凶威，住得稍近的，全都胆寒，買通惡奴，借故搬開，中間空出一大片林木，崖坡又多，還有一條廣溪，將這兩起人隔斷，大好園林風景之區，修治花木，建造房舍，都是土人血汗積成，平日祇好遙望嘆氣，住在卑濕污穢之地，和那暗無天日，僅能容身的土窰崖洞以內，苟延殘喘，誰也躲得遠遠，望影心驚，不敢稍爲走近，於是便宜李強和蒙面人，隨意往來，如入無人之境，又有陳氏父女暗助，隨時報信，每遇有人受害，當時趕到，鬧個烏烟瘴氣，把人救走，龍姑小時，比玲姑還要年幼，所居一南一北，相隔頗遠，不會見到，一聽出入容易，磨着李強定要入莊探看，中間也同去了兩次，玲姑雖未見到，多了一人，更顯得神出鬼沒，兩匹白馬，又是一樣神駿，鬧得秦氏父子，心胆皆寒，凶威大斂，自知早晚是場大禍，又是恨毒，又是憂急，祇得一面加緊勾結官府，多聘

教師，格外戒備，又過多半年，老賊日夜憂急，忽然中風，神志時清時迷，狗子絲毫不以為意，祇對仇敵，切齒痛恨，到處聘請負有盛名的武師，以為報仇之計，事有湊巧，李強忽然接到蒙面人的紙帖，說近年這等鬧法，一半為救苦人，一半是為老賊，足智多謀，陰險狡詐，料定我新村，是個大害，日夜圖謀，恐其先發，祇得裝成飛賊，隨時擾鬧，使其胆寒，疑神疑鬼，果然老賊胆小過慮，暫時不敢妄動，現在老賊，中風病倒，神志不清，大害已去多半，剩下狗子，雖然陰險凶暴，更勝乃父，但他驕狂任性，一味專橫，自以為是，隨時均可除他，不過，手下爪牙，都是極惡窮凶，一經發難，便須斬草除根，一旦發生爭鬥，死傷必多，雖在山中，終恐驚動官府，不得安身，對頭又與貪官污吏勾結，到時祇逃走一個惡奴，便是大害，除非突然天賜良機，發生意想不到的變故，行事非慎重不可，我們屢次傷人，連面目都未現，狗子自覺此舉，丟人太甚，不願宣揚，又知官府差役，毫無用處，自家抬埋了事，從未經官，否則早生枝節，我日內又要往辦一事，你我能力才智，武功騎術，雖差不多，少一幫手，到底勢孤，何況，仇敵屢次挫敗，戒備越嚴，近又聘來三個強盜，奉若上賓，我已暗中考查，並非庸手，不到明春，我回不可輕舉妄動，再入莊中，示威惑敵，李強近來，更疑蒙面人，與陳氏父女相識，屢問玲姑，均說不會見過，陳四雖說見過兩次，也不知對方名姓來歷，龍姑上次，雖與交談，聽口音是外路人，所說的話，當夜已然轉告，也看不出

他的真相，越想越怪，偏生行踪飄忽，偶有兩次遇見，也是略打手式，轉眼縱馬飛馳而去。因對方見面，一言不發，祇以紙條，通信示意，不知何故，不肯開口，此人平日，料事如神，既令我留心，不要再來，必有原因，便寫了一張紙條，貼在森林往來要道大樹之上，次日往看，又得到一封回信，語多獎勵，大意是說，新村此時，雖不致於有事，狗子驕狂，近來黨羽越多，不可不防，尤其山洪就到，須防對方，決口倒灌，須要捱過明年夏天，才可無事，聞來最要緊是，查看黃牛坂，兩頭三十四里內的地形水道，因那兩邊土溝，年久擁塞，山洪如山，再發蛟水，不特本村可慮，桃源莊地勢，比新村更低，形如一盆，以前全仗那兩條山溝，宣洩洪水，爲了多年無事，多大的水，也當時退盡，老賊雖是從小生長，關心此事，因那歷代相傳，掌管溝渠的老人，沒有兒子，又受土豪欺凌，把田強佔了去，不久氣死，至今無人知道那幾條暗流水眼所在，去年春夏間，暗入村中隱藏，便是發現那年大雨，水退得慢，好幾丈深的溝壑，水大時節，離岸最高的，不過數尺，內有兩處，地勢較低，已快齊岸，因其地勢偏僻，從未受過水災，無人留意，祇有幾個年老土人，覺着可慮，但都苦痛怨毒，抱着同死偕亡之念，又畏凶威，未往報信，狗子一見水大，不特未在心上，不知危機，反逼土人，當時造船，準備泛舟爲樂，後見水流太急，高興已過，也就拉倒，白糟塌了好多人力物力，打傷了好幾個，多結仇怨，老的尚且疏忽，小的自更不知利害，自己因聽土人

談起，特意在他莊中，隱藏了好些日，一半固爲救人示威，一半便爲此事發愁，後在一個土人家中，訪問出一張溝渠圖樣，已然殘破不堪，費了許多事，才找出一點路道，將來也許有用，昨日忘了提起，今日見你回信，才得想到，我走之後，你祇隨時留意兩邊山溝，雨後水勢長落，流的快慢，有無不同之處，再看離此十幾里的老松崖對面溝底，有無流水。此舉關係頗大，一旦用上，要省好些心力，本村更要少去好些損失，全仗細心忍耐，不畏勞苦污穢，才有用處，李強早把對方，奉若神明，心想，既肯回信，早晚便能由信中，看出一點來歷真相，看完，又寫了一封回信，貼在樹上，連去三日，原信均未取走，也無回信，由此蒙面人，音息全無，這時，已是殘年將近，山中冰雪封山，森林到青龍澗，地氣較暖，能夠通行，偏巧那年雪大，山內外佈滿冰雪，東南山內，林深路險，向無人迹，莊中又添了好些有力黨羽，雪住之後，爲防留下痕迹，被仇敵跟踪看破，也未再去，過年雪化，暗查兩邊溝水，果然內有一處，水退較快，勢也猛急，暗問陳四，說莊中平地無水，溝壑中所積雪水，却比那年，都退得慢，料定水眼，年久汗塞所致，越發留意，每次放羊，多由龍姑代放，日常往來官道兩旁，查看了兩月，也未看出個所以然來，天氣却甚晴和，春水融融。到處繁花盛開，兩三個月，不見滴雨，溝壑多半乾涸，難於觀查，爲了信服蒙面人太甚，仍然不稍鬆懈，因防敵人疑心，每日穿着一身破衣服，裝賣苦力，代往來客商，挑送貨物，推車過岡，

天生義俠之性，無論何人，遇到艱難危險的事，均以全力相助，連土豪鎮上那般惡奴，是相識的，也無一個不喜歡他，誰也不知此是兩個蒙面大俠之一，過年這三數月中，雖曾到桃源莊，去過兩次，因守前誠，又見秦迪，戒備加嚴，不曾深入土豪家中，秦迪自從請來三個能手，和一些別的教師打手，威勢越大，重又故態復萌，因了兩次土人，均無變故，以爲仇敵怕他，知難而退，不敢再來，胆又大了起來，變本加厲，無惡不作，但因玲姑，恐李強孤身涉險，不肯明言，反和乃父商量，說莊中近雖人多勢衆，狗子因見每次殘害土人商客，至多三日，必有變故，已然胆寒，祇管仇恨日深，公然害人，已不甚明目張胆，任性橫行，最好不令李強知道害人之事，一面却在暗中化解，李強自然深信陳氏父女之言，偏巧鎮上商客，無人出事，越當是真，玲姑自從母親病好回家，便和狗子大鬧，說娘的病，是爲想我而起，否則，那麼重病，我回家幾天，怎會全愈。狗子原知陳母病危，後事已全準備，見了他的女兒，竟會痊愈，加以去年霸佔的村女，十分寵愛，玲姑恐他不令回家，再裝吃醋，與之吵鬧，狗子見強不過，祇得答應，隨時歸寧，李強能與玲姑，約期相見，探問虛實，又甚方便，無故自無須乎犯險，故此過年以後，莊中無事發生，狗子越發自滿，加以前年偶往省城遊玩，遇到兩人，一名金蘭，一名朱如章，均是新任吳藩台的官親，雙方一見投機，結了朋友，秦迪正想結納下去，金朱二人忽然奉命入川，代接家眷，因其事前，還要繞往河南原籍，有好些時耽

延，不能同行，祇得回轉，到家不久，便發生蒙面人之事，這日，李強在官道上閒走，正想心事，忽見雲頭高起，風聲呼呼，看出與那年山洪暴發以前，天氣一樣，惟恐有人遇岡，遇見狂風暴雨，犯險出事，忙往黃牛坂坡頂跑去，還未到達，雷風暴雨，已然大作，由身後打到，自己逆坡走上，竟和有人在後，猛推一樣，暗忖，這大風雨，萬一有人過岡，走到坡的中間，進退兩難，一個不巧，立有性命之憂，便冒着狂風暴雨，急馳而上，到了坡頂，風雨更大，幾乎立足不住，遙望下面，相隔十來丈，有一輛兩套大車，正在衝風冒雨，力爭上游，無如風雨太大，排山倒海一般，向前壓到，人馬之力，自難支持，又無法掉頭下退，趕車的手忙腳亂，揮鞭亂打，也祇暫時釘在那又傾又斜的高坡中間，拚命掙扎，一步不能前進，前面馬頭，已快貼向地上，稍一鬆懈，當時馬仰人翻，連車順坡滾下，不死必帶重傷，形勢萬分危急，不由激動義俠天性，正在大聲呼喝，令其暫時支持，人奮趕到，話才出口，忽然電光一閃，一個震天價的大劈雷，自空直下，打向左近田地之中，雷火星飛，山搖地動，震得人耳鳴目眩，心神皆悸，那冰雹一般的暴雨，更如萬弩激射，隨向狂風，朝下亂打，知喊不應，忙以全力，乘風下駛，救人出險以後，沒料到金朱二人，正是土豪前在省城，無意相識的官親，金蘭，朱如章，卑鄙狂傲，醜態百出，趕車的雷八，却是一個血性漢子，雙方談投了機，李強向來智勇深沈，不輕喜怒，遇到小人，十九不與計較，見金朱二人，那等不通情

理，付之一笑，並未在意，及見雷八，將二人得罪，鬧了許多笑話，早就防到前途報復，幾次暗勸雷八忍耐，仍忍不住，在雷八已是聽話，二人却恨之入骨，李強方代担心，秦迪忽然親身來迎，越發叫不迭的苦，不便在場，匆匆避開，以爲雷八聽勸，未必跟去，等到回家，和龍姑說好，備下一舖，去往高處探看，候到天黑，才見土人，抬轎淌水而過，雷八同了兩個惡奴，隨在後面，車馬均有土人，代爲搬運，心想雷八，不是一個貪酒食的人，方才已然說過，不與同行，同來新村隱藏，乘着大水路斷，明日帶了兩馬，逃往青龍澗，再打主意，如何又去，料定被人騙走，凶多吉少，忙告龍姑，連夜趕去，乘着風雨黑夜，先往馬棚，查探偷聽，得知近日又擒了幾個土人，常時毒打，因官親說，雷八無禮犯上，秦迪已然下令，將其綁起，不知何故，中途溜走，李強還自暗喜，以爲雷八機警，看出不妙，故意落後溜走，也許退回原洞，等候自己，玲姑又有多日未晤，既然來此，何不往見，忽然天晴雨住，月上中天，偶見兩個親兵，飯後閒遊，暗中跟到無人之處，假裝秦家的人，向其探詢，雷八是否逃走，兩人答說，雷八因腿受傷，走落了後，中途還有人，見他坐下歇腿，並且舅老爺到後，匆匆一說，莊主就下嚴令，山口有人防守，決難逃走，又曾命人，去往崖洞探看，也不似去過神氣，必是人地坐疏，把路走迷，如今正命全莊的人，一起搜索，務要擒到才罷，同時，又問出玲姑陪藩台夫人，飲宴將完，少時便要安息，暗忖，雷八必是把路走錯，此時

如能尋見，省事不少，一算所行之處，應在山口附近，便往尋找，沒想到雷八一路亂竄，會繞過了頭，去往公祠睡倒，李強一直找到陳家，也未見人，後又回轉，天已深夜，忽見有人馳過，說車夫擒到，暗中趕往偷看，已被綁起，陳二夫妻，也受了連累，這般土人，自去年起，常受蒙面人的救濟，又在莊中，鬧過數次，平日奉若天神，有的還會對面說話，也分不出是一是二，先是陳二夫婦，發現李強站在花林之內，心中驚喜，知道五行有救，暗中念佛，李強和雷八，打了一個手式，便自退走，暗忖，一人勢孤，即便乘亂下手，驟出不意，可以成功，他們眼前這頓毒打，如何忍受，雷八性又剛暴，萬一不等下手，先被打死，如何是好，此時，狗子正陪兩個狗官親，毒打苦人，立威爲樂，決不留心，後樓均是婦女，何不往尋玲姑，令先解勸，心念一動，忙往後樓趕去，玲姑先見吳藩台的妻子，服用奢華，雖有勢派，心却善良，是個喜歡念佛的中年婦人，初次見面，頗談得來，便把狗子勾結官親爲惡用意，暗中告知，因覺侍婢，忙了一日夜，乘着狗子前面陪客，早已遣睡，祇留小桃在側，以防狗子回房，得到傳呼，去把羣婢，喚起侍候，免遭毒打，自己也裝等他，同臥，和衣躺在榻上，正想心思，忽聽後房微響，心疑李強尋來，支開小挑，趕去一看，果然料得不差，匆匆互談經過，李強便自別去，先往莊外，告知龍姑，令其備馬，自己入莊，相機行事，先往桃林想把陳妻救走，到後一看，人已不見，地上又釘着一把飛刀，知道蒙面人已回，不禁

大喜，忙又趕往馬棚去，救雷陳二人。

二 南山祕境

李強近來那兩匹愛馬，已不放在山內，藏處祇有數里，一呼卽至，事前約定，由龍姑在外接應，祇命大白，入莊來迎，已先趕到，初意仗着鋼鞭飛刀，帶了二人，朝外猛衝，好在帶有面具，嚇也把他嚇跑，如衝不過，祇好動手，誰知又和上次一樣，柵門大開，一人不見，到了外面一看，龍姑竟未在彼守候，忽然想起仲猷，和陳四以前所說的話，似有隱情，心中一動，忙卽加急趕去，到了森林，將雷陳二人，放在對面山坡樹林中，匆匆趕往羊洞查看，龍姑連人帶馬，均不在內，新雨之後，天已大明，路上連個蹄印都沒有，越知蒙面人，與仲猷父女相識，至少也是近日見面，問出對方來歷，否則，仲猷不會說幾時有空，不妨去往南山一行，也許還有奇境在彼，近數日來，爲了訪查水道，想起蒙面人快回，所說的事，尙無頭緒，見面何顏回答，心中發急，每日均往官道走動，龍姑本來常勸自己，不必徒勞，喜歡夫妻一起遊行，不捨離開，前日忽然回村，見仲猷正代放羊，龍姑不見，趕往常去之處，也未尋到，以爲閑中無事，騎馬往遊青龍澗，忽見愛馬大白，由林中閃出，二花不見，戲問，你見女主人麼，大白昂首低鳴，好似知道，騎上馬匹，正要尋去，大白忽然改道，馳

往南山口內，走出不遠，大白忽又一聲長嘶，立有回應，跟着便見龍姑，由南山深谷之中，騎馬飛駛而出，問其何故獨遊，走得這遠，龍姑笑說，日後自知，包你喜歡，暫時還不能說，你看的水道，怎麼樣了，快下功夫，七星子大哥，快回來呢，多少也該有個交代，當時覺着語出有因，幾次詢問，語多支吾，此時愛妻又是無故不見，照理決不會回家，匆匆回馬，因料如與蒙面人相見，踪迹必在南山一帶，繞進山口，日色已是老高，忽聽身後，遙呼三哥，回頭一看，正是龍姑，騎馬追來，手中還拿着一身乾淨舊衣，見面笑道，昨夜你往桃源莊救人出來，天已將亮，幸而兩頭路斷，否則，你這一身裝束，豈不被人看破，我見你騎馬走過，忽然想起，現在狗子秦迪，黨羽更多，又住有兩個狗官親，就許羞惱成怒，公然生事，如何這等大意，昨夜舊衣，又破又髒，恐你沒有換的，趕回家中，取了兩件，不料趕到羊洞，均未遇上，持地尋來，還不快換，這神氣，大白天如何見人呢，李強見他，面帶喜容，笑道，你近來也和蒙面大俠一樣，行踪飄忽，不可捉摸了，龍姑問故，李強一面下馬，更換服裝，笑道，這還用說麼，你向來言行如一，議定之後，永無更改，我又孤身一人，深入虎穴犯險，你等在外面接應，已不放心，怎倒離開，這還不說，方才歸途留意，並未見你人影，忽在身後出現，當我是駭子，好哄的麼，我祇問你，七星子大哥，曾救一中年婦人逃出，又將防守出口的狗黨打倒綁起，大開柵門，你在外面，可曾遇見，龍姑笑道，我從不會

說假話，該隱瞞的事，決不開口，你問別的，我不知道，暫時也不肯說。如說七星子大哥救人之事，我却眼見，回來還有一個蒙面女子，把陳家婦人，指在身上，一同馳去，看神氣，是往青龍澗，但他夫婦，未走原路，說到末句，自知露了口風，忽然止住。李強早聽出言中之意，笑道，二妹，你不要說了，底下的事，我已知道，你見那位大哥大嫂，救人出來，迎上前去，知我無事，也快成功回轉，便隨了他們，走入南山隱居之處，談了一陣，你再回轉，見我走過，又追上來，大哥大嫂，暫時不要你對我說，你却會說謊，露了好些口風，怕我聽出，急切間，沒了主意，祇好住口，我如所料不差，不特你早和那位大哥見面，連岳父和陳四叔，都知他的來歷，以前見過，也許玲姑還不知道，我更是在夢中，對與不對，你說真話多好，要是玲姑，就不會騙我了，我急於要見這位異人，到底何故，大家都要瞞我呢，龍姑臉上一紅，假氣道，我偏不說實話，沒有人家實在，騙你也祇有這一回，答應人家是真，我偏不說，李強見他，人已下馬，正助自己更換舊衣，滿面嬌暈，映着朝陽，人又立在一株海棠花下，人面花光，互相掩映，越顯得嬌豔天真，動人憐愛，一把攬在懷中，朝臉上親了一下道，二妹不要生氣，我逗你玩的，我想和蒙面異人見面一談，已非朝夕，你既知道，怎不說呢，龍姑把手一推，答道，你也不管這地方，有多明顯，被人看見，多麼羞呢，以爲你猜得全對麼，我以前才不知他的來歷呢，你雖急於尋他，但我答應了人，不能反悔，

你既會猜，何不自己找去，反正是在青龍澗一帶，李強見他背向對面樹林，暗打手式，手放胸前，輕輕指了兩指，心中會意，知其答應了人，不能食言，看神氣，對面樹林之中，必有途徑可尋，故意笑問，如何走法，龍姑仍假氣道，左不就是以前去過的地方，我知道呢，李強也故意笑道，你皮氣固執，既不肯說，我也無法，依我觀查，南山必有險徑，與青龍澗相通，那一帶參天峭壁，也必有上下之法，我自會尋了去，不說也好，免你失信丟人如何，龍姑笑答，我因不曾失信，你也未必能夠找到，李強道，如此甚好，你熬了一夜，該回家安歇了，我自尋去，免我尋到，你無法交待，却來怪我，龍姑笑答，沒有那回事，就被你尋到，人家知我無心洩漏，也不致於見怪，將來本要見面，不過早了兩天，有什相干，李強又問，既不相干，何不明言，龍姑氣道，老想套我的話，當我小妹好哄，我偏不說，說罷，賭氣把手一揮道，此馬白天不能見人，我要回家，好在他自會隱藏，已用不着，由他去罷，李強見二花，接到主人號令，逕往林中馳去，越發看出幾分，便不再問，龍姑見大白隨在身後，李強祇顧低頭尋思，不再發問，笑說，你是騎馬去麼，肚子餓了沒有，李強告以天明前，往見玲姑，吃了不少糯米糕餅，此時不餓，龍姑未往下問，快出口口，李強忽然縱身上馬，笑呼二妹回家，等我等到這兩位異人，再往青龍澗，走上一趟，當時趕回，龍姑忙呼，這裏走不過去，李強知他故意如此說法，笑答，我試上一下再說，隨即向前飛馳，故意先往龍姑出現那

一帶，尋找途徑，末了才由所指樹林走進。本意還想做伴，以防異人暗中窺伺，使愛妻失信，不料那馬，到了林中，好似輕車熟路，往斜刺裏，跑將下去，不多一會，穿過樹林，到了盡頭危崖之下，正在縱馬飛馳，沿途查看，見峭壁排空，上下削立，休說是馬，人也不能攀援而過，方想，近練套索，收發甚準，祇要尋到攀援之處，便可上去，到底看看崖那面，是何光景，如其無路，跑了這一大段，那匹花馬，怎會不見踪跡，連喊二聲二花，也未回應，前面忽又現出一片樹林，甚是高大黑暗，陰森森的，昨夜大雨之後，林中地勢凹下，遍地積水，耳聽轟轟之聲，遙望前面暗影中，掛着一條白影，地下積水更深，穿林而流，水勢頗急，昏林中看去，宛如無數銀蛇亂竄，那馬忽然一聲長嘶，跑得更急，到了白影所在一看，雨後山崖，崩塌了一段，現出一條丈許寬的大裂口，左邊掛着一條大瀑布，天紳下垂，轟轟震耳，那裂縫深約十餘丈，前面好似通着一個暗洞，山崖新裂，亂石林立，十分險滑傾斜，入口離地，最低也有丈許高下，裏面更是高低不一，有寬有仄，常人步行，尚覺艱難，大白到此，忽然後退，轉得一轉，又是一聲驕嘶，縱將上去，踏着腳底亂石，連竄帶迸，依然甚快，毫不為難，垂頭處乃是一個大洞，本來完整，後洞壁便是崖腹，也隨危崖，同時崩塌，洞頂也被崩崖打穿三四丈長一片，再往前去，便不見天光，因見地形太險，到處亂石阻路，忙令大白緩行，一會，前面又現白光，知離洞口不遠，方想此洞，如何這等深長，忽見天光外映，

洞口左壁有一平石，好似上舖獸皮，馬已馳出洞外，心中一動。同時，瞥見洞外花明柳媚，水碧山清，風和日暖，鳥聲關關，到處碧苔如繡，綠草如茵，奇石古松，滿眼都是，別有一番天地，比起新村風景，還要好看，不時更有蘭花香氣，隨風吹到，好似那裏聞過，暗忖，這裏山容花草，均甚整齊，好似有人，隨時打掃修理，莫非山中，還有世外桃源，蒙面大俠，隱居在此不成，因那地形前段，好似一條幽谷，行約里許，忽有兩座嶺崖，作八字形，遙遙相對，右邊嶺頭，拔地而起，上面滿佈苔蘚，繁花盛開，甚是清秀清麗，料知內有奇景，正往前進，大白忽然把頭一低，四足登地，箭一般平竄出去，同時，聞得腦後風聲甚急，跟着又是一聲驚叫，李強本來機警，耳目更靈，百忙中大驚回顧，原來方才過時，不知由何處，縱起一個，和人差不多高的大猩猩，看那意思，似想暴起，朝人猛撲，不料後面，來了一騎快馬，正是二花，上面坐着一個黑衣蒙面女子，手持一根長索，前頭結有活套，一下甩來，將那猩猩套住，已跌倒在地，形勢甚是蹙蹙，急得用兩爪，不住朝自己，亂抓亂跳，無奈身子被馬上人套住，接連兩扯，剛剛縱起，重又跌倒，越發厲聲怒吼，聲震山谷，甚是凶猛，騎二花的蒙面女子，見狀大怒，口裏喝罵了兩聲，解下腰間純鋼軟鞭，便要打去，緊跟着，又有一條黃影，長才一二尺，油光滑亮，金星也似，突由斜對面崖頂，飛射下來，正落在猩猩背上，定睛一看，那東西生得似猴非猴，高才尺餘，兩條手臂，又細又長，

手爪更大，上面滿生長毛，發起威來，稀落落根根倒立，看去剛勁多力，捷如飛鳥，通體黃毛，映日生光，祇臉上一團白色茸毛，五官口鼻，均聚在一起，看去似哭似笑，形態滑稽，那應猛惡的大猩猩，吃他一手扣住頸顛，一手撫摸猩猩的臉，和那兩隻凶光四射的怪眼，猩猩先前那麼凶暴，竟嚇得周身抖顫，跪在黑女馬前，不住哀鳴號叫，好似怕極，小怪獸也不時搖頭晃腦，查看主人神色，正試探着，把右手舉起，忽聽黑衣女子喝道，金兒不許傷他，饒他初犯，這非外人，也不想我們的馬，對頭騎得上麼，幸而大白知道，躲得快，如受誤傷，明日弟妹和我要人，拿什面目見他，李強見那黑衣女子，皮膚甚黑，身材不高，看去短小精悍，目光更強，穿着一身短袖黑衣，手腕露出在外，也是毛茸茸的，臉被面具遮住，看不出來，說話口音，甚是奇怪，從未聽過，想起龍姑前說，蒙面人口音鈎轉，彷彿帶有鳥語，並還學給自己聽過，正是這等口音，如非心細，對方說時，兼打手式，直聽不出所說何語，見那形似小猿的長臂怪獸金兒，已朝黑衣女子身上撲去，抱着頸顛，嘖嘖喳喳，說之不已，大猩猩朝自己望了一眼，也自垂頭喪氣，緩緩走去，心料黑女，必是龍姑所說蒙面人之妻，忙走近前，躬身說道，多蒙大嫂，助我脫險，這裏可有一位白衣短裝面具上有七顆紅星的大哥麼，黑女見他，恭敬謙和，似頗心喜，笑答，你快上馬，我領你去見他，祇不知又走了沒有，李強聽他這幾句話，和山外土人相似，不是方才口音，但似學會不久，生硬非

常，又覺所料不對，心想，對方地址，已然尋到，見了主人，自知細底，忙卽謝諾，一同騎馬前行，轉過嶺後，乃是一條斜長山谷，對面山崖，縮進一段，又低了好些，外面看不出來，前行不遠，便是谷徑，地勢忽然開廣，現出大片高林，方才所聞蘭花香味，越發濃郁，朝前細看，原來那地方，和初次得到愛馬時，所見森林中的奇景一樣，沿途都是高大松杉，上面寄生着無數香草，和垂絲蘭花，想起兩匹愛馬，第一次領路時，曾在森林之中，見到這類奇景，中途曾見前面，隱有山谷嶺崖，馬忽改路，以後又和龍姑，去遊玩過幾次，到了谷前轉角之處，馬必停住，說什麼也不上前，知馬性靈，谷中必有凶險，龍姑也說，深山之處，每多毒蛇猛獸，馬不前進，必有原因，何苦無故犯險，祇得罷了，事情又忙，屢想步行往探，均未如願，這裏森林花草，與前見相同，兩地定必通連，再一估計，遠近方向，果有相同之處，祇不應這麼近法，料知相隔，還有一段，正想探詢，黑女忽引自己，由花林中，往左側轉，又行半里，走出谷口，面前忽又現出大片奇景，原來外面，乃是大片盆地，三面高山環拱，形勢險峻，一面是那森林來路，土地平曠，阡陌縱橫，人家甚多，散處山腰水涯田野之間，桑麻遍野，雞犬相聞，一些老少男女，正在田中耕作，一見馬到，紛紛回顧，喚了兩聲，語音甚奇，似向黑女和自己，招呼神氣，黑女彷彿身份比衆人較高，所過之處，呼應不絕，身材十九高大雄健，有的乍見生人，似頗驚奇，齊朝黑女，大聲詢問，黑女一路對

答過去，語音更快，一字也聽不出，未了到了花林之中，疏落落數十株古松上面，布滿寄生香蘭，花朵更外肥大，香氣越濃，並有數十竿修竹，叢生其間，當中一所小樓，門外小峯孤起，左帶清溪，松影參差，落花片片，似是昨夜大雨狂風吹落，還未掃淨，樓房共是兩層，紙窗竹屋，修治整潔，臨窗一看，門對青山，屋繞溪流，四圍樹色泉聲，花光鳥語，連同遠近濃淡的山容水態，齊收眼底，遙聞農歌之聲，由田野中，隱隱傳來，端的境絕羈塵，不類人間，比起新村桃源莊，別具一種清逸曠爽之至。黑女到了樓前，先朝樓上，喊了兩聲，未聽答應，便朝肩上蹲伏的長臂小黃猿，低語了兩句，忽聽丁寧寧一聲長嘯，黃猿立由黑女肩上飛起，其疾如箭，騰升樹杪，穿林而去，黑女仍操着生硬土人口音笑道，他不在家，想必又到青龍澗去了，我命金兒往尋，相隔不遠，翻過那邊山崖，就是澗旁崖洞，你到樓上等他如何，李強方一遲疑，見黑女把嘴一撇，意似不快，心想，這類異人，多是豪爽剛直，主人意思甚好，不可違背，坐上一會，就便探詢也好，忙笑說道，我急於往見七星子大哥，意欲翻崖尋去，大嫂盛意，等他一會也好，話未說完，黑女接口笑道，我常聽他說你人好，果然和他差不多，他偏多心，想等事完再見，其實無須，方才我送弟妹回去，藏在林內，聽他無意之中，露了口風，料你必要尋來，本意引路，又恐你笑我，祇得跟在後面，因想抄近，先翻過崖來迎接，以防遇見猩猩，驟出不意，受了誤傷，那入口尚在 you 來路後面，一個崖縫裏

面，你未發現，大白想是嫌那崖縫太窄，生長此山，知道去年地震，崩塌了一段山崖，逕由缺口，穿洞而過，路上想起那洞，正是猩猩所居，萬一撞上，馬自無妨，生人到此，定必認爲仇敵，如是常人，不過被他擒住，受點虛驚，如與相抗，這東西天生神力，手膀粗的鐵棍，隨意可以灣斷，動作如飛，猛惡無比，祇有那人面猿小金兒，和我父女，能夠制他，又最信服你尋那人，此外全村的人，誰都不怕，正恐馬快，追你不上，忽見二花在前，忙即騎了追來，隔老遠，便見猩猩，藏在洞旁樹上，張牙舞爪，正待趕上，你已騎馬衝出，如非大白馬快，就不被他撲中，也非受傷不可，金兒去往喊人，來去甚快，還是到我樓上，看看我夫妻的家，這都是我，照他意思，上月才得建成，看和你們山外人家，相同與否，你等一會，他如無事，必要回來，那崖上下頗難，何苦多費力氣，李強應諾，隨到樓上，見下面空無所有，樓上共有大小四間，倚崖而建，後有小橋木梯，可以通到上面突崖平石之上，崖頂還建有兩丈方圓，一座竹亭，登臨其上，全境齊現眼前，正是玩月觀景，極好所在，間間房內，几淨窗明，陳設齊備，打掃清潔，椅榻均是竹木所製，不假雕漆，大小形式，也不一樣，但都堅固耐用，樸實無華之中，自然高雅，黑女到了樓上，先不延客入座，帶了李強，上下走遍，每到一間，必說所有用具，均他平日手製，並笑說道，他以前笑我是個野人，祇會擒那野獸，許多事都不會作，不能到山外去住家，我氣他不過，他說一樣，我便問好形

式，如何下手，照樣製作，一回不成，再做二回，除却那細針細線，至今不會學會，也沒有那個耐心，將來還要弟妹教我，別的都曾做了，你看這樓，和裏面用的東西，祇有衣服零碎，是他自說，無須學樣，由山外弄來，全都是我做的，你看與山外的東西，是否一樣，合用不合，李強細查黑女說話，真誠直爽，比龍姑更耍天真，對於丈夫，看得甚重，一句一個他，初次見面，相待宛如家人，毫不掩飾，看完，同回前樓，始終不容開口發問，說之不已，對於所製各物，和那樓房，似頗得意，心想，此女生長山中，人雖樸野，詞色却極至誠，一個人製成許多應用之物，又建這所樓房，不特聰明過人，單那發力勤勞，也甚難得，於是連聲誇好，黑女見自己說一樣，對方誇一樣，越發高興道，怪不得近來他不再說我粗野，祇會殺生，不會做事呢，原來真的心裏說我好，不肯出口，你這人好得很，真配當他一個兄弟，以後我們四個人，住在一起，更好了，說罷，回到前樓，剛令李強臨窗坐下，自去樓後，取了一大瓶酒，和許多乾肉野味，強勸客吃，李強見那瓶碗，均非近代之物，裝酒的瓶，更是古色古香，光彩鑑人，瓶上篆字，竟是五代時的年號，磁盆也極精細華美，山中從未見過，看出這幾件東西，均是上代留用至今，不會入土，好生驚奇，料是古時隱入深山的逸民，否則，不會有此物事，對方情意殷厚，也就不作客套，腹正飢渴，酒肉香美，便大吃起來，黑女越發喜道，他和你一樣，也吃得多，這些東西，我有的是，方才弟妹，吃得太

少，如不是他人好，我還不願意呢，我把面具揭下，你不要笑我，李強見黑女面具，老帶臉上，本覺奇怪，聞言，料知醜，抬頭一看，先前祇覺對方皮膚太黑，手臂有毛，還不留意，這一對面，那裏像人，直似一個半猴半人的怪物，面上長滿綠毛，有疏有密，有的脫落，有的好似拔去，還有血迹殘痕，斑斑點點，乍看甚是醜怪，細一注視，五官也頗端正，祇是毛茸茸的，又不整齊，加上好些血斑，更顯難看，早就看出對方好勝，怕人笑他，自慚貌醜，忙道，大嫂貌並不醜，祇被綠毛遮住，這毛好似快要脫去，等毛脫盡，就是本來面目了，黑女大喜，笑道，你看這些討厭的毛，能脫淨麼，本來長得還多，周身都是，真和猩猩人，差不許多，自從嫁他，想起就氣，去年他拿了一段何首烏，說是吃了，可以將毛脫淨，和人一樣，吃完不久，身上的毛，果然逐漸脫去，祇腿臂上還有，比前已少得多，最可氣是，臉上這些毛，不脫也能，脫又脫不乾淨，那日氣得亂扯了一陣，越發成了鬼樣，後來才知那何首烏，還要九蒸九晒，加上別的藥草，才能脫毛換皮，常人生吃，雖能輕身明目，却病延年，想脫皮毛，却是緩慢，但那何首烏，甚是難得，怎麼也找不到，不肯和你見面一半也是爲此，前幾天，他由北山找來那兩樣草藥，尋不到何首烏，也無用處，今早見了弟妹，越看越愛，想要常見，他偏說還有一件事，想磨練你的志氣，我又貌醜，性情古怪，必須將毛脫盡，才可相見，囑咐弟妹，先不要對你說實話，後來，我想你夫妻人好，不會笑我醜，

就醜，能早出山，豈不也好，也不管他願與不願。你又尋來，便見面了，李強忽想起去年帶與仲猷父女的首烏乳汁，因仲猷通醫，讀書甚多，也是行家，力言此物珍貴，多重的病，祇右半酒杯乳汁，立可起死回生，那要這多，你夫妻又都生吃不少。幾經勸說，才取了一瓶，將當初領頭入村的十幾個長老，暗中請來，也未明言，把乳汁和在酒內，借着小飲，分吃了一瓶，下餘一瓶，連渣如法泡製，埋藏地下，以爲異日救人之用。此本蒙面大俠所贈，正好回敬。忙說：我那裏藏有一瓶乳汁，又是製過，必能合用。明日取來，問過大哥，再行醫治如何。黑女聞言，狂喜道：今早弟妹要看我臉，我都不肯，方才見你至誠，簡直和他一樣，一時高興，解了下來，還在後悔，見你看我，祇有同情，不帶絲毫輕視。真個好人，這類貴藥，又肯送人，我多感激你呢。李強方想說，上次得首烏的經過，此乃回敬，不足言謝，忽聽嚶的一聲清嘯，一條黃影，穿窗而入，正是黃猿小金兒，見黑女面具解下，靜着一雙又圓又紅，旁有一圈白毛的怪眼，朝李強臉上，不住注視，黑女笑道：你不要看，他是好人，不會笑我，過兩天，還是王人的好兄弟呢，他找我了麼？金兒低叫了好幾聲，黑女笑道：這人皮氣固執，向例說一不二，怪我不該心急，把你引來，現命金兒轉告，說那山溝水道甚是重要，本來難於查見，恰巧昨日這場大雨，已被他看出幾處水眼，想好主意，叫你不必再去，因昨日有人，與你雨中相遇，當夜便有人去，把對頭所囚三人救走，雖然有他在場，照

樣留下飛刀紙帖警告，終恐仇敵，疑心到你，新來三教師，均是飛賊大盜，機警詭詐，平日另住一處，常有同黨來投，不和對頭一起出入，自高身價，你未見過，天明前，得知人被救走，想起以前，說過大話，狗子更壞，雖將手下黨羽喊來，大罵了一陣，對這三人，假裝恭敬，並不喊他，三人商計，也不命人通知，自去安睡，却把他所留的飛刀紙帖，一齊要來，放在大廳桌上，三人每日飲宴之處，越想越覺難堪，雖然發現他房中，也有這樣尖刀紙帖，畢竟綠林出身，胆大心細，武功又好，一旦便知，來人乘亂下手，所居必在近處，否則，兩頭大水，把路隔斷，如何來往，已然議定，日內出來查訪，假裝鎮上過路客人，爲水所阻，知道你可疑，又聽說過形貌，和昨日雨中救人之事，斷定這等勇力，必非常人，如與相遇，必要故意激怒，或擒或誘，把人引入莊內，毒打拷問，遇時，動手不好，不動手，要受人惡氣，豈不冤枉，由此最好把形迹，隱祕一點，見了生人，便要避開，不可交談，以免多生枝節，因而誤事，此時事情甚忙，既已來此，遲早見面，祇要遇上，決無隱情，可自回去，並說河首烏乳汁，陳四家中，藏有頗多，今夜便可取來，令我放心，你不要尋他吧，李強見那樹皮，乃石墨所寫，字劃較真，與前不同，細一把玩，忽然想起一事，忙起告辭，黑女也不再留，祇令以後常來，自可遇上，不過，他近年太忙，又在苦練水性，難得回家，不知什麼時候罷了，李強便請指點途徑，黑女笑道，我送你去，翻崖面過，要近得多，你如回家，也把

地方認明再走，以後如由青龍澗來，省事多了，隨同下樓，騎馬往前面那片崖壁馳去，相隔兩三里，轉眼到達，沿崖走出十餘丈，到一崖洞之中，李強才知後洞深處，有一坡道，可以繞上崖頂，方問那馬如何，黑女笑道，由這裏到青龍澗，有兩條路，一條通往方才初來時那條山谷中間，樹上生有寄生蘭的松林，但路較遠，中間還隔着好幾丈的山溝，不易飛渡，最近就是這條崖洞中的祕徑，此馬照樣可以往來，再走過去，就知道了。二人騎馬，又由崖頂回走，剛看出下面，便是青龍澗後面石崖，地上忽又現出一洞，也有一條坡道，由上而下，裏面歧徑甚多，怪石縱橫，陰黑如夜，上下兩處洞口，均有草樹亂石掩蔽，不易看出，崖壁又極陡峭，便是猿猴，也難上下，黑女在前引路，和方才一樣，曲折穿行，祇是由上而下，越走越低，一會看見前面轉角處，有天光微微透入，耳聽水聲蕩蕩，黑女笑道，這面出口，深藏崖腹之下，外面是一大山溝，本來無水，昨夜大雨，差一點把洞淹沒，如今水有半人多高，流得甚急，好在這兩匹馬，均能泅水，不足爲慮，恐他未走，怪我多事，你自去罷，過了壑底，對崖斜坡，容易走上，二花你也帶去，我們馬多，無須乎此，你自走吧。

三 死谷中的笑聲

李強謝諾辭別，走出一看，見那出口，是一條又橫又斜的裂縫，祇容一人一馬出入，外

而藤蔓四垂，並有野草灌木遮掩，外人決看不出，對岸比這面，要低得多。上下才兩三丈，溝中水勢雖急，但有許多大小怪石，羅列其中。稍爲縱躍，便可過去，因見水勢太猛，恐馬吃力，便縱了下來，剛到前面大石之上，二馬忽然同聲長嘯，並未上坡，一同亂流而馳，順着崖腳，往右面馳去，走出半里多路。穿入壑底亂石之中，由此不見，到了對崖四望，聲影皆無，因雷陳二人，與豬兒等四人，尙未見過，恐其閒來無事，妄自走往對崖。遇見獵人受傷，又知主人，不願外人入境，悄悄繞往離洞里許的新闢荒地之內，尋到豬兒，和三藥客，告以救人之事，並問見到蒙面大俠沒有，豬兒答說，近日我們四人，又開出一幾畝地，專養各種藥苗，那旁黃連花開多好，上月移植來的枸杞，長得多肥，這還是不甚值錢的東西呢，我們因好些珍藥，剛剛移種，晝夜都要有人，看守照護，又防鳥獸傷害，不能離人，本是分班照着，昨日一場大雨，傷了不少，風雨住後，全都趕來，一直不曾回去，不知此事，恩人也未見到，我如今也改了行，學着採藥養苗，省得一個人，耕地無聊，上次三哥救的那幾個人，自從移居田場，又開了不少荒地，嫌住得遠，往來不便，本住田旁崖洞，前日房子蓋好，我去看過，甚是整齊寬大，又置了不少家俱，我種的田，也送給他們了。李強見所種黃連，多半移植，莖長尺餘，正開滿小白花，枸杞高達四尺，甚是肥壯，另外還有許多珍貴藥苗，就這十來畝地所產，已抵良田百畝，也許更多，甚代四人喜慰，笑說，陳二夫妻，受傷

頗重，婦女同居，不甚方便，你們既有住處，暫時不同也好，省得雷八好強，傷還未愈，見你們耕種，忍痛下苦，說罷，走回青龍澗，和雷陳等三人，談了一陣，傳完雷八飛刀投箭之法，大白也自尋到，二花却未跟來，便朝森林走去，路上說道，我急於想見你的舊主人，你如懂我的話，快引我去，大白昂首連嘶，也不知會意與否，李強見他，仍走回路，心以為大白雖然靈巧，未必能解人言，森林地勢廣大，方圓何止百里，林外又是亂山雜沓，溪澗縱橫，如何尋找，祇得縱馬飛馳，意欲回家，再向龍姑盤問，剛剛走出森林，那馬忽似有什警覺，突然加快，往前馳去，初意到了山石左近，再將馬放回，步行走去，剛走了一半山溝，正在馬上，盤算心事，蒙面大俠，雖有許多可疑之處，但是口音不對，所用陶磁，又都古物，明是深山久居的逸民異人，與我所料不對，是何原故，忽聽頭上，哈哈一笑，未及回顧，便見道旁山石後面，縱出一個貌相凶鷲，背插單刀拐，腰掛鏢囊，中等身材的壯漢，攔住去路，笑道，朋友，請下馬來一談如何，李強知道這兩個山口，向無外人足迹，以前狗子，還率教師惡奴，去往南山打獵，近來養尊處優，行動需人，又因上次，被羣狼圍困，嚇破了胆，早已絕迹不去，東南山口，更是著名凶險之地，共祇一條山溝，走完，便是那片前古森林，毒蛇猛獸甚多，以前入林採藥的人，不是失蹤不回，便在林中迷路，受了許多驚險，才得走回來路，有的更爲猛獸所傷，勉強逃得殘生，已是萬幸，幾次試過，無一安然回

轉，除却森林奧區，全是荒野亂山，險峻難行，又無出產，大家談虎色變，已有多年，無人敢去，此人怎會來此，心疑官道上往來的鏢客，爲水所阻，打算入山遊玩，向其問路，素性義俠誠厚，樂於助人，忙把馬止住，匆促之間，祇顧問答，也忘了崖上笑聲，笑問尊兄，有何見教，壯漢見他和氣，衣服破舊，未帶兵器，祇馬上掛着一付索套，野麻所製，看去甚長，詭笑答道，你先下馬，有事相商，李強正要回答，忽聽身後不遠，有人縱落，再見對方笑得可疑，心中一動，猛想起莊中新來三個能手，正是北方口音，日前又到了幾個同黨，因想將來假裝路客，查探新村虛實，平日祇在狗子家中聚會，輕不露面，方才又接蒙面人的警告，命我留心，免得遇上討厭，莫要爲我而來，當時警覺，打好主意，離了馬匹，剛到地上，壯漢又詭笑道，你這匹馬，那裏來的，跑得這快，又未釘着馬蹄，你賣給我如何，李強聞言，越知來意不善，又見壯漢，朝着自己身後，看了一眼，微微把手一揚，知道身後同黨，也快走近，情知不妙，以前受過蒙面人的指教，遇敵如多，須防傷馬，中人冷箭，照例動手以前，將馬放走，近兩月來，因馬越來越靈，機警神速，又能聞風辨味，往尋主人，有了馬繮，反而礙事，有時遇敵，祇要不喊他退，並能嘴咬腳踢助戰傷敵，率性連轡頭也給去掉，馬鬃也自剪短，祇留背頸間一把長鬃，不會剪去，聞言，暗中戒備，表面仍就從容，笑答，此是森林中朋友所借，人家的馬，如何能賣，壯漢冷笑道，朋友，真人面前，不說假

話，你昨夜暗入桃源莊，劫走三人，連同前幾次入莊所騎，不就是這匹未釘馬蹄的白馬麼，不過，今日把鬃毛剪去，大家都是眼亮的人，何必支吾，說什假話呢，實不相瞞，我們早就聞你大名，知你是個英雄好漢，莊主更是愛才，雖知你們新村的人，記恨前仇，不易化解，但他見你那等本領胆大，十分佩服，因此不肯經官動府，更不肯命人，去往新村，指名擒你，屢次均想等你入莊，把人攔住，互相對面，說明心意，以後各不相犯，由他送上許多銀子，和你們必需之物，把以前仇恨，一筆勾銷，祇和你結爲好友，以上賓之禮相待，幫他教練莊丁，不料朋友多心，馬又太快，行動飄忽，往來莫測，我弟兄幾個，也還未到，就攔下來，昨夜見你所留飛刀紙帖，既把莊主，當成仇敵，祇有本領，殺了他，也不是奇。但我弟兄，在江湖上，也有一點名姓，素無仇怨過節，這等行爲，未免傷衆，使人面子難堪，沒有江湖朋友義氣，如今有兩條道，由你挑，一是化敵爲友，請到莊內，和莊主見上一面，一成朋友，以前過節，固可從此勾銷，我弟兄好歹祇隔一夜，便將你請到，不是原有那般耍花槍的飯桶，鬧了多次，任憑閣下，來去自如，連人毛未見到一根，以後在外，如何混法，說不得，祇好和你拚一死活了，那怕話不投機，你再走呢，我們已有交待，決不攔阻，一是把你這匹馬，借我們交一回差事，至多明日，也必送還，真要敬酒不吃，吃罰酒，那也無法，我弟兄雖不一定是你對手，看在吃了人家拿了人家，我馬天龍，怎麼也要和你比劃比劃，你看

如何，話未說完，李強見那狗黨，搖頭晃腦，垂沫橫飛，滿臉獠笑，得意洋洋，一手按着鏢囊，大有引滿待發之勢，偷覷身後，竟不止一人，單看到的，已有三個，相隔約有十來丈遠近，正朝自己，交頭接耳，低聲議論，內有一人，已將刀拔在手內，再看前面崖脚，一株大樹後面，也有人影微閃，料知羣賊，因聽狗官親之言，生了疑心，四出查探，面前這人，不曾會過，必是新來能手之一，身後三人，到有兩個見過，內中一個，正是唐信，知其曾隨狗子多年，凶狡橫暴，無惡不作，常往鎮上，作威作福，一般商客，和左近山村中，趕集的土民，畏之如虎，單他一人，就霸佔了五個民女，早想爲土人，除此一害，因其胆小詭詐，祇是一張嘴，狗子又極信任，自知無能，遇事後退，老是規避取巧，不敢上前，沒有走單的時候，無法下手，現被看破，如非把這幾人，全都除去，必有禍事，但是孤身一人，手中又無兵器，怎願得到，尤其愛馬大白，已被看上，照此前後受敵，溝中地仄，如何能夠全勝？想了想，把手一揮，意欲令馬先逃，如見形勢不妙，或是空拳赤手，不能一網打盡，仗着近來越發力大身輕，攀援上下，如履平地，冷不防，援着崖藤，縱上崖頂，一面用山石朝下亂打，一面假敗誘敵，好在腿快，必能趕到前面，先往羊洞，取上一些飛刀，再將敵人，引入森林除去，如再不行，就憑這些飛刀手箭，無論賊黨，跑出多遠，也可將其除去，祇要不被逃走，便可無慮，森林又是衆口相傳的死域，全數失蹤，正應傳言，無人看見自己，也許不

致引起狗子疑心，手才一揮，大白本是看出對面，來了敵人，不由怒發，正在低聲吼嘯發威，一見主人發令，把頭一昂，怒視壯漢，尙不肯走，李強恐爲敵人暗器所傷，忙用平日暗號，把馬鬃扯了一下，揚手剛長嘯得一聲，大白知道此是主人對敵以前的信號，照例非走不可，立時一聲怒嘶，掉頭往回路，飛馳而去，壯漢見李強，單手叉腰，一手扶住馬頸，注目靜聽，聲色不動，雖是空手，依然英威凜凜，一點也不發慌，猛想起此人，幾次大鬧桃源莊，神出鬼沒，無人能當，明是一個勁敵，自己在江湖上多年，照着往日經驗，越是這樣神氣的人，越不好惹；如何倚仗人多，加以輕視，休說吃虧，便被逃走，也是丟人，意欲用鏢打馬，好歹得到一樣，回去好作表功見證，又見大白，生得高大神駿，通體白毛如霜，銀光閃閃，顧盼之間，威猛異常，這等千里龍駒，從未見過，不由起了貪心，暗忖，這廝多大本領，也是一人，兩頭都有自己的人把住，手中又無兵器，怕他作什，這馬實在可愛，不如冷不防，一湧齊上，將人馬衝開，先把此馬奪下，然後擒人，人馬全得，固是絕妙，至不濟，馬也到手，心中尋思，再朝那馬一看，竟是繮轡全無，祇有一張獸皮，攔腰繫緊，口裏發話，心中尋思，沒有轡頭，如何擒他，又見那馬，怒目相視，連聲低嘯，不住發威，方覺馬性猛烈，外人未必能制，話未說完，忽見李強，把手微微朝後，揮了一下，疑有同黨，在打手式，剛把面色一沉，待要開口，忽聽人馬相繼怒嘯，聲震山谷，驟出不意，心中一驚，料

有變故，忙即回手，把背後單刀拐取下，還未分開，那馬忽然掉頭一躍好幾丈。往回路馳去，忙喝，諸位快將那馬截住，一面揚拐就打，不料敵人身法輕快，出人意料，祇一閃，便打了空，也朝回路縱去，耳聽前面，一聲急叫，目光到處，一個持刀的同黨，已被那馬，踢倒地，原來持刀的正是唐信，同了兩個賊黨，把住前面，先按同黨心意，本要兩面夾攻，圍上前去，唐信奸詐胆小，既恐新教師，佔了上風，又知敵人利害，如同上前，僥倖獲勝，顯不出自己，如打不過，更是吃虧受害，故意把同黨攔住，說這斷滑溜，谷中地仄，往上合圍，一個不巧，被他逃往森林，他馬極快，怎追得上。不如此斷他逃路，要強得多，那兩同黨，一名周盛，一名陶金泉，乃新教師約來的同黨，雖早看出敵人，不是庸手，新教師馬天龍，未必擒得住，因知唐信，狗子心腹，看出胆小，初來不便得罪，又想前面還有兩人，隔遠一些，就此觀查形勢，省得大家爭功，亂在一起，忙中有錯，好在共祇一條山溝，又無岔道，兩頭攔阻，許能成功，見唐信人不上前，獨自一人，橫刀立在當中，耀武揚威，口說大話，暗中好笑，俱都輕鄙，正想拈他的斤兩，忽聽一聲馬嘶，敵人未動，那匹白馬，忽然縱身馳來，唐信並無愛馬之意，心想一匹馬，還不容易，正待揚刀上前，一條丈許長的白影，已帶着大股急風，到了頭上，驚慌忙亂中，剛驚叫得一聲，頭上和後胸，已似連中了兩三下鐵錘，當時倒地，旁立二賊，見馬突然飛馳而來，也想上前攔截，不料相隔數丈，忽然

凌空縱起，電也似急，未等拔出兵器，唐信已被那馬，就着躍過之勢，四腿往後齊登，連中了兩三下，整個身子，朝前面猛衝出去三丈多遠，伏跌地上，不顧追馬，忙趕上前。想要扶起，人已腦漿迸裂，後心被馬踏了飯碗大一個坑，連衣服帶脊骨，已全碎爛，鮮血正往外湧。共祇急叫得一聲，便遭慘死，回顧那馬，已無踪影，祇聽遠遠怒嘶之聲，內中一個，手持鐵錘的，瞥見李強，似要迎面逃來。對面四同黨，也齊聲吶喊追來，忙即迎上，李強初意援上溝崖，居高凌下，一面用石塊亂打，一面誘敵，剛往前縱，忽想起崖高十丈，這般賊黨，多有暗器，萬一同時朝上打來，豈不受傷。心正發慌，忽見大白，將唐信踢死，由頭上越過，飛馳而去，隨聽馬嘶之聲，好似不止大白一匹，百忙中，不及細聽，一見迎面來賊，用錘打到，猛觸靈機，暗忖唐信的刀，落在地上，搶取到手，豈不合用，剛往側面一閃，避開鐵錘，縱身一躍，落在死人前面，剛把那口撲刀，搶在手內，忽聽身後，連聲驚呼，忙即回顧，最前面路中心，忽然來了一匹高大白馬，滿頭鬃毛，蓬起甚長，正立當地發威，認出那是蒙面大俠，所騎母馬，同時瞥見那根鐵錘，正往崖上飛起，方才對敵的賊黨，正在驚惶却步，取出暗器，待往上打。原來那賊，正是陶有泉，武功比唐信高得多，力氣又大，一見敵人，空手逃來，剛舉手中錘，朝前打去，李強忽然閃開縱起，一下打空。惟恐同黨周盛，擋他不住，正待轉身急追，心念才動，眼前倏地一花，頭上風生，知有敵人暗算，祇顧

閃身躲避，一個長大索套，已由半崖上，斜射下來，一下把錘頭套住。喊聲不好，忙往回奪，不料對方力氣，大得驚人，猛覺手勒生疼，虎口皆裂。身子還往前，晃了兩晃，幾乎跌倒，錘已脫手而起，朝上飛去，後面四人，也自趕到，內中兩個，正是爲首新聘來的武師，韓奎，馬天龍，同了兩個新約來的同黨，見狀大驚，抬頭一看，半崖腰上，立着一個白衣短裝的蒙面大漢。一手拿着一根茶杯粗細，純鋼軟鞭，寒光閃閃，映日生輝，一手拿着一根套索，祇一抖，便將鐵錘，取到手內，套索也被挽起，掛向腰間，哈哈大笑道，無知狗賊，每次大鬧桃源莊，均我七星子所爲，我知你們，想要尋我，特來領教，如今你們，歸路已斷，必須分個高下存亡。是好的，我去前面森林外等你，莫要敬酒不吃吃罰酒，想溜回去，自送性命，還要丟人，四賊見蒙面大漢，身材神情，均和李強差不多，如都戴上面具，直似一人，化身爲二，後來這個，因是蒙面短裝，軟鞭之外，胸前皮帶，還插有好多些飛刀。獨立崖腰，一腳踏在山石之上，地方甚仄，離地好幾丈高，大聲說笑，聲如洪鐘，震得山鳴谷應。更顯威武，內中韓奎，原打得一手好暗器，剛取在手，想往上打，又覺相隔太高，敵人決非易與，方一遲疑，忽聽前面怒吼，一看周盛，已被李強，將棍磕飛，斫去一條腿，暈倒地上，從容走來，朝上揮手，滿面喜容，看出二人一黨，都是那麼利害。心中一急，冷不防，揚手連珠三鏢，朝上打去，蒙面人哈哈大笑道，叫你到前面，分個強存弱亡，偏不聽話，這是你破

鋼鑊鐵，惹出來的，就這樣殺你，當我居高臨下，佔你便宜，且叫你嘗點味道，包你不傷皮肉，說時，先用新奪去的鐵錘，往外微擋，丁玲連聲。三鏢齊被打落，隨將手中錘，反手往隔崖拋去，那錘雖非實心，也有三十多斤分量，吃這一甩，日光之下，宛如一團帶柄明月，飛起十來丈，朝崖那面墜去，跟着，手往腰間一按，再往外一甩，一道寒光，比電還快，飛射下來，韓奎還未看清，沙的一聲，腰間鏢囊的皮帶，立被打中割斷，瑤瑯一響，連鏢一齊墜地，腰間又似被什東西，微微擦過，皮肉一毫未傷。這一驚，真非小可，知道利害，難於力敵，呆得一呆，大聲喝道，朋友不必如此，我們無仇無怨，祇爲受人禮聘，情出不已，請你下來，當面賜教，無不遵命，暫勿動手如何，話未說完，忽聽馬嘶，回頭一看，山口回路上立着一匹高大白馬，正朝自己，怒嘯發威，方想馬往前走，怎會又在身後出現，馬尙如此利害，何況騎馬的人，再一細看，馬鬃甚長，根根蓬起，比前馬還要凶猛，同時，對面去路，也有馬嘶，目光到處，李強已在前面，持刀立定，似看熱鬧神氣，滿面驚喜之容，身後不遠，也立着兩馬，一花一白，前逃的馬，也在其內，暗忖，敵人那裏尋來這類烈馬龍駒，情知凶多吉少，因在江湖上，跑了多年，頗有名頭，心胆雖寒，表面却不露出，話剛說完，忽聽上面，笑應得一個好字，一條長大人影，已如大鵬飛墮，立在面前，四賊黨見此情勢，越發驚慌，內中馬天龍，正是方才壯漢，人最機警，因聽狗子說起以前仇怨，早知雙方，多

年仇恨，但因土豪，財勢太大，不敢公然明鬥，來去都是蒙面，如今真面目，被人識破，已是勢不兩立之局，看出三同黨，神情驚慌，心中有氣，暗罵你們這些膿包，敵人分明是想滅口，前面必還伏有能手，除却硬拚，或者還有一線生機，何必丟臉，受人欺侮，仍難活命，搶前說道，朋友不必欺人太甚，如蒙放手，兩罷干戈，我們四人，那怕路斷，也要游水過去，決不再回秦家，否則，我們平日享受奢華，殺人又多，就死你們手內，也是值得，便照你說，覓地一拚也好，說時，一面朝三同黨，暗使眼色，準備分頭逃走，仗着各人輕功，祇有一人，逃回莊去，便有復仇之望，主意打好，冷不防，假裝行禮，把頭一低，兩肩一聳，背後暗藏的低頭飛蝗弩，首先連珠飛出，朝蒙面人，臉上打去，下餘三同黨，原被敵人震住，及聽馬天龍，這等說法，久在江湖的人，自然一點就透，想起敵人，必不容他活命，全都犯了凶心，又急又怒，本在暗中準備，一見發難，兩個齊朝蒙面人進攻，內中一個，胆子較小的，自恃腿快，心又好滑，乘着衆人兵刃暗器，一湧齊上，連手也未交。冷不防一縱兩三丈，朝前逃去，口中大喝，三位姑且支持一會，我去喊來援兵，不怕這兩個狗賊，飛上天去，邊說，邊往前飛逃，忽見那匹白馬，兀立地上，頭上馬鬃，已半倒下，昂着一個頭，注定前面，長尾微微擺動，神態安詳，看去十分威猛，前面並無敵人出現，心想一匹野馬，能奈我何，祇要沒有敵人埋伏，一出山口，便可無事，那賊凶狡殘忍，前作強盜時，向例不留

活口，如是平日，早已就勢下手，把馬殺死，這時，因是心慌意亂，急於逃命，看出這類野馬，靈巧凶猛，有了唐信，前車之鑑，知道利害，打着多一事，不如少一事的主意，見馬攔在路的中心，偏頭注視，目射凶光，越發不肯招惹，身子一偏，剛由馬側，縱將過去，這一臨近，更覺那馬，又高又長，四條瘦腿硬如鐵，更比前見那馬，還要猛惡，百忙中，瞥見那剛倒下去的馬鬃，忽又蓬起，根根倒豎，身子似未見動，心中微驚，正恐用腿來踢，把手中刀握緊，正待防備，心念才動，猛覺左膀，奇痛欲斷身子也被抓了回來，大驚回顧，一條右膀，已被那馬，一口咬住，痛不可當，驚悸忘魂中，右手負痛，刀已落地，身已凌空而起，慌不迭，手脚並用，左手一拳，用全力去打馬眼，雙腳一登，待朝馬頭踢去，耳聽前面大聲呼喝，一下打空，右膀一鬆，人已吃馬咬住膀臂，猛力往外一甩，飛將出去，那賊輕功頗好，做夢也沒想到，馬有如此利害神速，率性拼跌一交也罷，無如驚慌太甚，又正舞動手腳，用力不均，右膀更痛待要斷，這一甩，勢更猛急，人和拋球一般，正往回路翻滾下去，同時瞥見敵人，大喝趕來，心更發慌，知道被人擒住，休想活命，祇顧打算落地逃走，也沒看清地形，咬緊牙關，用足平生之力，就空中一個風捲落葉之勢，一個翻滾，再把雙足一登，鯉魚打挺，想要倒退回來，落地就跑，不料百忙中，亂了方向，逃生心切，用力又猛，一下斜竄出去，正撞在大樹之上，把頭打悶，噯呀一聲急叫，跌地暈死，原來所見敵人，正

是李強，因見那賊，輕巧敏捷，動作如飛，知道那馬攔住去路，決不放過，既恐馬爲所傷，又恐被其逃走，惹出事來，同時，又見蒙面人，已和三賊，打在一起，忙卽大喝趕去，剛一舉步，耳聽身後大喝，弟妹尙在前面，這類鼠賊，決非我馬對手，你祇旁觀，等弟妹來後，一同回去便了，李強仍不放心，仍往前趕，目光到處，瞥見賊黨，由馬旁經過時，馬先未動，猛一掉頭，咬緊賊的膀臂，把頭一昂，拋起一兩丈高下，那賊略一翻滾，凌空身子一挺，誤撞在大樹之上，倒地不動，那馬從容走上，舉起前蹄，朝胸前猛踏了一下，那賊當時口噴鮮血，一動不動，知不能活，回顧三賊，一照面，便被蒙面人，用軟鞭打死了一個，祇那暗放冷箭的，雙手分持單刀拐，正在拚鬥，身上也受了傷，仗着武功頗好，暫時還能相持，另一個忽然飛身縱起，往前逃去，暗忖前面，便是森林，此賊不知地理，豈非送死，何況還有大白二花，攔住去路，正想把放冷箭的賊除去再追，誰知那賊，正是新教師韓奎，看出敵人利害，凶多吉少，本意對方祇恐洩漏機密，並無仇怨，正打算巧言脫身，等到脫險，趕回莊內，和狗子商計停當，大舉報仇，不料馬天龍人雖凶橫陰險，無惡不作，人却較有骨氣，乍見李強，還在輕視，後便看出利害，知對方不肯放過，冷不防暗放冷箭，這類低頭飛蝗連珠弩，最是陰毒，箭上並有毒藥，一發九枝，敵人雖然手急眼快，打落多半，臉上也中了兩枝全都撞落，若無其事，韓奎見狀，不禁大驚，暗忖，敵人面具，何物所製，如此堅韌，對

面弩箭，竟打不中，連忙拔刀助戰，心中叫不迭的苦。晃眼之間，馬天龍已被鞭梢掃中，擦去一塊皮肉，鮮血直流，另一同黨，也是想用鐵彈子暗算，吃敵人一鞭，將彈打回，欲逃無及，反擊之力又猛，一下打中面門鼻樑，面骨打碎一洞，鮮血四濺，倒地身死，又見前逃同黨，爲馬所殺，既恨馬天龍，自恃毒弩，輕舉妄動，同黨紛紛傷亡，再打下去，萬無生理，再說好話，已無用處，心想此時祇有逃命，不能再顧義氣，前路有李強，和馬在彼，敵人還有埋伏，萬逃不脫，後面雖有兩馬阻路，畢竟畜生，憑自己這一身軟硬功夫，也闖得過，日外雖是森林和山，路徑不熟，比當時送死，終強得多，何況林中昏黑，容易隱藏，祇要把人保住，就有復仇之望，心念一動，冷不防，縱身便往山內逃去，迎頭瞥見二馬，目注自己，同聲怒嘯發威，似要暴起來撲，暗罵，該死孽畜，也敢欺人，爲防仇敵懷恨，暫時先不傷你，早晚不將你這幾個孽畜殺死，誓不爲人，心中尋思，不覺跑近，離馬祇有數尺，看出兩馬，虎視眈眈，一觸即發，想起方才同黨，爲馬所殺，心中一動，本想取鏢戒備，一摸身旁，鏢囊已被仇敵飛刀斬落，心中發慌，呆得一呆，二花性較猛烈，已當先把頭一昂，衝將過來，韓奎原有一身好武功，祇爲連遭慘敗，怯敵心慌，又見兩馬，並肩對立，神態威猛，把路攔住，無法過去，想起同黨被咬之事，更是胆寒，不敢冒失硬衝，及見花馬，雙目炯炯，凶光對射，迎面衝來，道路也空出了大半邊，猛觸靈機，故意聲東擊西，朝二花身右一

閃，兩馬先見母馬，把人咬住敵人勝臂，一甩就死，均想學樣，不料這一個，本領要大得多，人又機警，滿擬敵人，必由身旁縱過，照樣咬他一口，再往外甩，一見到了面前，忽然停住，二花首先沉不住氣，爭功先上，大白見狀，也想爭功，相繼搶上，二花見韓奎，忽往右閃，張口就咬，沒想到是個虛勢，頭剛撥轉，張口想咬，敵人忽似轉風車一般，到了馬的右邊，二花驟出不意，忙把頭又撥轉，後面大白，也自趕到，兩馬先後相差，不過一丈，來勢神速，馬的動作，又極輕快靈活，經此一來，韓奎正閃在兩馬的中間，大白一聲怒嘯，剛由後面衝到，韓奎已閃到二花身旁，本還想就勢砍他一刀，一見白馬衝來，不敢怠慢，把手中刀一揮，就勢騰身而起，竟由二花身上，飛越過去，動作絕快，共祇轉眼間事，二花把頭由右而左，剛急轉過來，敵人已由身上越過，大白瞥見敵人，舞動刀光飛起，忙往上竄，前腿正往上抬，一下撲空，正趕二花回頭，不知敵人，越身而過，大白起勢又猛，一下落在二花身上，兩馬略一慌亂，韓奎已落地上，見此利害，那裏還敢再作傷馬之想，一縱兩三丈，飛步往前急竄，兩馬瞥見敵人逃走，同時轉身追去，

四 暗林中的猩人

韓奎正逃之間，一聽身後馬蹄飛馳之聲，越發驚惶，一面忘命逃竄，一面查看前途形

勢，望見前面，左崖似較傾斜，更有好些藤草灌木，心想，這畜生飛馳如電，多快腳程，也被追上，不如攀上崖頂，再打逃走隱藏主意，正在盤算，聽出蹄聲忽止，回頭一看，馬天龍臥在地上，似已送命，蒙面敵人，已騎白馬，朝山口來路馳去，李強却由後追來，將兩騎喚住，口說手比，不知何意，正在邊逃邊往後看，忽聽馬蹄又響，回顧李強，騎馬追來，花馬空身在後，隨同飛馳，來勢絕快，相隔也祇二三十丈之遙，再往前一看，不由又叫起苦來，原來祇顧回看身後，忘了攀援崖頂，那一帶低斜的山崖，已早越過，相隔出口已近，兩崖齊往內凹，寸草不生，形勢更加險惡，如何援上，回身再往原處，定被追上，更是不敢，祇得拚命狂奔，晃眼逃出口，到了森林左近，回顧人馬尚未追到，想要入林，又有先入之見，知道林中，幽秘凶險，多藏毒蛇猛獸，以前入林的人，極少生還，人地生疏，如何冒此奇險，並且相隔尚遠易被追上，不如乘敵人未到以前，覓地藏起，比較穩妥，主意打定，發現林旁，兩邊坡崖，均有洞穴，內有兩個大的洞口，好似有人打掃，甚是清潔，到後一看，裏面還堆有羊吃的草，想起敵人放羊之事，心中一驚，不敢冒失入內，忙又退出，另覓小洞藏起，偷覷外面，一人二馬，也自趕到坡前，李強下馬，把手連指，花馬便去谷口，立定不動，似在防人逃走，白馬便去森林左近，飛馳了一轉，跑將回來，朝着李強，搖了搖頭，目視對面崖坡，連嘯了幾聲，因白馬同時，不住四外昂首聞嗅，心疑藏處，已被發現，正自

愁急，跟着，又見一個白衣少女，手持兵器和小包，腰間插着和蒙面人同樣的飛刀手箭，到了坡前，李強立時迎上，低聲笑語了幾句，便去對面大洞之中，方想此非善地，早晚必被發現，還是森林黑暗，容易隱藏，但恐被馬發現，闕出氣味，正打不起主意，李強已全身披掛而出，也是蒙面，所用兵刃暗器，全都一樣，祇多了一件黑緞子的披風，年紀較輕，膚色沒有那麼黑中透紫，比較蒼老，才知這兩個，都是蒙面敵人，因其貌相身材，舉止神情大半相同，人馬往來如飛，神出鬼沒，不可捉摸，使人疑神疑鬼，以爲一人，分身爲二，往往同時出現，加以莊中藏有內應，虛實皆知，越發顯得神祕，自己祇能逃出，便可立功報仇，不過仇敵祇此兩三人，已如此利害，同黨不知還有多少，憑莊中那般飯桶教師，休想佔得便宜，也全遣散，對於土人，更要放寬，表示悔禍斂迹，免其激怒，一面由我暗中代約能手，假裝商客，住在鎮上，暫時不與主人見面，以防生疑，一面用金銀買動官府，兩下勾結，許以重利，再選幾個輕功好的人，裝着遊山採藥，把盤龍峽山洪舊道，暗中打通，到了時機，拚着少收半年的糧，以全力發難，雙管齊下，他多大本領也難逃毒手，方才在山溝內，也曾和衆人商計，說今日如能尋到，蒙面人必須相機行事，不可恃強任性，能夠生擒，自是極妙。否則，寧願吃虧，當時放過，回去和莊主說明，照計而行，如見不敵，立時抽身，一有傷亡，

更不好看，本來說得好好，也是馬天龍，這個死鬼，誤人誤己，自恃暗器，一向驕狂，不肯服低，來時本未料定李強，是否仇敵，見人之後，已看出馬蹄未釘，仍就盛氣凌人，祇顧貪功，也不想，對方如非蒙面人，擒他何用，如是此人，照以前所聞，明是勁敵，如何這等大意，鬧得這慘，再要逃不出去，秦迪還當和前人一樣，入林遇險，爲猛獸毒蟲所殺，報仇都是無望，自己引來那些親友同黨，不知危機密佈，一旦生變，全數送終，豈不冤枉，正在心驚胆寒，李強和同來女子，已把白馬遺闌，另與花馬，一前一後，把住出口，然後同坐山石之上，說笑起來，相隔二三十丈，聽不清楚，少女似說逃走這個敵人姓韓，最是刁狡，如不除去，後患不小，七星子大哥，現往收拾殘尸，查探口外，有無餘黨尋來，少時不知來否，底下聲音越低，一句也聽不出，李強先見蒙面人，面中兩箭，如無其事，一個人獨鬥羣賊，殺個落花流水，望見韓奎，越馬而逃，方想山口內，是條死路，忽聽蒙面人笑道，你去將那逃賊看住，先不殺死，我來再說，李強聞言，忽想起兩馬，能夠聞嗅風色，分辨人獸藏處，近日訓練更巧，斷定逃賊，至多藏入林內，一尋就是，先將兩馬喚住，照着平日訓練之法，指定前面，打了幾個手式，然後騎馬追去，先命二花，去守山口，斷其逃路，再命大白，搜索踪迹，去時，風向相反，又奉主命，往林前一帶查看，還未留意歸途，忽然聞出氣味，李強看出人在對面矮樹間藏伏，心中暗喜，跟着，龍姑尋來，告以蒙面人，正在溝內，收拾殘尸，

李強和他，問談了一陣，又把前情，告知龍姑，笑問七星子大嫂，我已見過，爲人甚好，說他將來，還要和我，結爲兄弟，你怎不說實話，龍姑低聲笑道，你這騷子，既然尋到地頭，忙這一半日做什，根本就不該來，差一點沒有受那些狗強盜的惡氣，如非能手相助，跑掉一個，走漏消息，單是狗子，人多勢衆，已是難當，就算我們，能夠成功，這裏鄰近官道，忽然殺死多人，祇有一人漏網，就是未來大禍，何況敵人，又與大官勾結，私的敵得過，官的也敵不過，我們求的是安居樂業，爲民除害，不是任性仇殺的事，不然，平日何必忍辱負重呢，李強方答，這位大哥，我近日越發想他，不由自己，今日如不見人，明日也必以全力，來此尋他，你追的那個賊呢，李強答道，我累了兩日夜，似覺疲倦，又知森林之內，到處毒蛇猛獸，林那面均是我們的人，外人入內，不爲蛇獸所傷，必被擒住，這廝甚是狡猾，一見形勢不妙，定必逃回，林西北通往水塘那條路，他又不知，祇把出口擋住，插翅難飛，已命兩馬，守在那裏，我在此坐候，你就來了，這幾句話，語聲頗高，韓奎全都聽去，先羅害怕，繼一想，敵人語聲，時高時低，守在那裏，又不走開，分明森林黑暗，恐爲暗器所傷，特意守在外面，又防我隱藏附近，惟恐冒險，逃入林中，無法搜索，故意這等說法，又貪着和情侶說笑，不捨離開，想好主意，或等同黨來後，再同下手，這廝與方才蒙面人，彷彿化生爲二，連兵刃暗器，也都相同，那女的，想也不是庸手，困在這裏，早晚必被擒到，盤算

至再，進退兩難，後覺林中地大，不透天光，雖有蛇獸之險，自己一身武功，也許還能抵禦，自來對敵，多喜行詐，所說未必是真，祇能隱藏，到了夜晚，便可設法逃回，藏在這裏，却是凶多吉少，仗着藏處隱秘，洞前不遠還有一片山石，高達丈許，右邊延到森林邊界，危崖腳下，祇能走到對面石後，不被發現，便可逃入林內，主意打定，正趕對面敵人，有一臥倒，一個低頭說話，不曾留意這面，輕輕一縱，到了石後，再往右繞，一看地勢，好生爲難，原來那地方，外觀與森林相通，實則林邊盡是新生不幾年的矮樹，說高不高，說低不低，叢立駢生，縱橫交錯，加上好些灌木野草，高均過人，互相糾結，舉步艱難，萬萬不能通行，祇林旁崖腳，有尺許寬的空地，多半均被樹枝擋住，最低的，離地不過二三尺，必須蛇行俯身而過，事已至此，祇得拚冒險阻，輕悄悄走將過去，惟恐樹枝響動，敵人警覺，絲毫不敢快走，回顧來路，已較明顯，相隔敵人坐處甚近，對方稍一偏頭，便可發現，心越驚慌，脚底更是高低不平，還有不少小坑，上面虛浮着好些污泥敗葉，稍不留意，脚便陷在裏面，連吃了好些苦頭，手脚並用，鬧得滿身泥污，一頭大汗，好容易才走出六七丈遠近，再一回顧，敵人並未警覺，身後野草茂密，已不致再被發現，才略放心，想起以前，在江湖上，縱橫多年，總算有點名望，後見吃這碗飯的人，早晚不得善終，這才洗手，無如吃慣用慣，眼看餘財日少，正打主意，便遇土豪，厚禮聘請，滿擬這類土豪惡霸，向例官私兩面，

都夠得到，不過教武助威，又無什事，足可吃碗安樂茶飯，就有對頭，如是江湖中人，爲的不過是財，怎麼都能應付，如是仇家，憑這一身本領，也能打發，到後一聽，才知對方，不是易與，一面勸土豪，多聘能手，一面加緊戒備，頭兩月，對方竟未發難，雖然明知善者不來，來者不善，對頭必是另有原因，不是被這三個新人嚇退，暫時總算有點面子，可吹一點大氣，萬不料昨夜大風雷雨，剛接了許多貴客，當夜就出亂子，事前連影子，都不知道，實在難堪，所約同黨，又正陸續到來，添了好幾個幫手，照着平日留心查訪所得，打算試他一下，分出兩人爲首，連新和舊，共是八人，入山查訪仇敵下落，剛進山溝，果然發現土豪平日疑心的李強，騎馬走來，當時放他過去，到了山外，商量好了下手，也還無事，偏都貪功，聽出馬蹄無鐵，身材相仿，一個鄉下人，馬騎得那麼好，手中未持兵器，忘了蒙面人的利害，心想，不問是與不是，既騎這樣的馬，擒回莊去，拷問，必能問出線索，做夢也沒想到，此外還有一個蒙面人，馬也如此利害，八個人到死了七個，自己能活命，還不一定，以前洗手，原爲家中妻兒老小一大堆，想起平日行爲，雖不似別的同道，手黑心狠，除非遇見貪官污吏，輕易不殺一人，到底專憑暴力，劫奪他人財物，以圖自己享受，終無好報，漸漸悔悟，立志洗手，後來錢財快要用完，雖想主意謀生，並無再作強盜之意，過不幾天，忽有舊日同黨，來代秦家聘請，去當教師，這類土豪惡霸，本看不起，一則，朋友情面，又想

此雖助紂爲虐，比作強盜，也好得多，祇要心好，專代他保護身家，少作惡事，遇事再從中化解，即便爲惡，也可抵消，無如食人之祿，忠人之事，有此強敵爲仇，不能袖手，面子上也太下不去，不能不問，結果縱橫江湖二十年，不曾失風，今日爲人爪牙，反到送命，越想越冤枉，忍不住流下淚水，前路茫茫，危機密佈，就能走入森林藏起，不爲敵人所擒，也受毒蛇猛獸侵害，再要迷路，不能逃出，餓也餓死，不禁心寒胆悸，悔恨交集，忽聽遠遠傳來一聲獸吼，似在來路山溝一面，聲甚猛烈，從未聽過，想起方才敵人所說的話，覺着危機將臨，進退兩難，但又不能不往前進，正自戰兢兢，留神戒備，忽見前面崖頂，轉角之處，似有黑影一閃，知來敵人，大吃一驚，剛把身子，貼崖而立，把氣屏住，跟着，便聽崖頂，有人走動，前見轉角，相隔有好幾丈，晃眼便由上面馳過，這等快的脚步，從所未見，料是蒙面人一黨，心更驚慌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試探着，走到轉角之處，看前面橫着一條深溝，寬達數丈，路已中斷，祇左側來路林邊，有兩處空隙，似可入林，但是野草頗密，高達人肩，不是容易，沒奈何，祇得用力撥草，一步一步，由草樹叢中，鑽了進去，這等難走的路，前後皆敵，還要留神樹上，和深草裏，盤據藏伏的毒蛇猛獸，暴起傷人，由開始起，前後走了將近個把時辰，共祇走了不過里許來路，人已累得心力交疲，汗流浹背，好容易把那數十丈長一段深草走完，到了林中，已不透絲毫天光，外暗如黑夜，仗着練就目力，尙能辨路；暗影

中的怪石枯樹，好似鬼怪一般到處兀立，勢欲搏人而噬，等到看清，已嚇了一大跳，稍爲有點響動，便自心寒，又怕把路走迷，想起敵人所說，入林送死之言，果然不差，林中一片漆黑陰森，也不知有多大多遠，先還記住來路方向，準備少時，仍由原路退出。無如那樹，有疏有密，阻礙橫生，偶然也有一點天光微露，祇顧朝明處走，幾個轉折繞越，忽把來路忘却，再往回走，均似不會經過，往前又無止境，心裏越慌，也更難走，休說原路所見石樹不會再遇，連那幾處稍有白影的地方，也找不到，一路亂竄光景越發黑暗，憑着刀光映照，也祇略辨樹影，漸漸林中有了異聲，又聽到兩次馬嘶，相隔更遠，出生以來，第一次經到這類苦難，真覺比死還要難受，暗忖，我已迷路，不能逃出，照此下去，不爲敵人蛇獸所殺，也必嚇死餓死，與其這樣，率性喊來敵人，死活聽便，萬一能饒我命，從此改邪歸正，否則，也落一個痛快，想到這裏，把心一橫，高聲喊道，二位蒙面大仗，你在何處，我韓奎如今後悔無及，情願降服，死活聽便，連喊數聲，不聽回應，祇得重又前進，走上知道敵人，尙未聽見，重又前進，走上一段，重又喊上幾聲，防敵之念一去，胆子壯了好些，回憶平生所爲，也越悔恨，急得自己亂打，連罵該死，一面自吐心事，又走了一陣，始終未遇敵人，料知入林已深，這麼陰森可怖，地獄般的森林，敵人也未必肯輕易出入。分明絕望，祇得盲目往前走，也不知走了多少里路，和多少時候，正走得口乾舌燥，意亂心煩，無計可施，

忽然發現前面，現出一片白影，忙即趕去一看，乃是大片水塘，廣約十畝，四面林枝交覆，當中現出數丈方圓一片天光，日光斜照，天約中西之間，心方一喜，待要趕去，忽然發現池塘旁邊，倒着兩具獸骨，皮肉盡脫，祇剩骨架，已然枯朽，看去好似虎豹一類猛獸，互相殘殺，所留殘骸，不由嚇了一跳，再一細看，這類獸骨，池塘左近，到處都是，林內外也發現了兩具，既是猛獸爭殺之場，必有更猛惡的東西，在左近盤據往來，人類到此，豈能生存，無如口渴得難受，池水又清，池底滿是白石細沙，清波如鑑，天光雲影，上下同清，景甚幽靜，心想，事已至此，反正難免一死，且解了口渴再說，一路東張西望，提心吊胆，跑到池旁，正飲水間，忽又發現，身旁不遠，一堆獸骨下面，有物放光，拿刀撥開一看，正是蒙面人所用飛刀，半截已鏽，心中奇怪，側耳細聽，林中靜悄悄的，微風不揚，絲毫聲音皆無，再把別的獸骨，逐一查看，所有野獸，均是這類飛刀所傷，並還找到兩枝斷箭，有的被刀箭刺中要害，有的並還透穿半截，斜射入土，連刀都留在內，有一小半，却是死前，被人撕裂兩片，或將頭骨扭斷神氣，漸漸看出這類猛獸，無一新死，少說也在三數年間，同時被殺，祇有刀箭撕裂之痕，極少啃咬殘跡，彷彿獸皮剝下之後，日受風吹雨打，自然糟朽，那被撕裂的殘腿斷足，全都帶有一點皮毛，殘肉成了乾臘，照此情勢，分明林中猛獸全被蒙面人所殺，所以沿途不見蛇獸影迹，如此驚人本領，做夢也想不到，這類天神一般的人物，如何能

與爲敵，由不得驚佩萬分，回憶方才所聞途向，水塘似在林的東方，既能到此，又見日光，正可尋路回去，有了一線生機，自然不肯捨去，重又打起精神，想往回走，走了一段，忽聽側面樹後，有人低聲說話，正是方才男女二敵，大意是說，用了許多心機，他仍是神龍現首，不肯見面，我們反把賊黨丟掉，這一大片森林，要想擒他不知要費多少事呢，男的答說，這斷實在奸滑，饒他不得，韓奎聞言，心中直冒冷氣，情知敵人，不肯容他活命，人當萬分危急之際，但有一線生機，也不肯死，不由把方才想見敵人的勇氣，全數打消，且喜未被發現，祇要錯過，便有逃生之望，再助土豪，與之爲敵，早晚仍是送死，再說，也不好意思回去，率性不辭而別，就此溜走，回家作一小本營生，能夠養家，便是萬幸，忙把身子，輕輕往旁一閃，等到和敵人，左右對錯，語聲已遠，方始前行，走了一段，想起心事，又生悔恨，當初無論何事，均可謀生，何必當什強盜，已然洗手，安分也罷，又爲土豪，作什爪牙，豈非自尋死路，以後便是餓死，也各任命，不再與舊日同黨見面了，正在自言自語，一個人搗鬼，忽然發現前面白影，知有天光下透，出林不遠，精神一振，忙即趕去，乃是數畝大一片空地，四外林木環繞，仍不知前面，還有多遠，人已疲極，心想，此時日已西斜，能夠黃昏前後，出林最妙，打算少歇，剛坐下來，猛聽一聲獸嘯，聲震林樾，半晌方息，與方才所聞一樣，聽去頗近，忙即起立，剛掩向樹下，留神往前查看，隔不一會，便見一個似

人非人。周身黑毛，形似猩猩，比人還要粗大的怪獸，貌相猙獰，人立走來，身後跟着一個黑衣蒙面女子。手持一條軟鞭，與蒙面人所用相同，肩上停着一個人面小怪猴，長才尺許，兩條臂膀竟達三尺以上，一路走來，立處正當樹後暗影之中，未被發現，心正驚疑，前頭怪物，忽然怒吼了一聲，回過頭來，兩隻怪眼注向樹後，剛怒吼得一聲，黑女把手中鞭一揮，肩上的小猴，立即飛縱上去，伸手便是一掌，打得怪獸，不住低嘯，連頭也不敢抬，便往前走去，這一驚真非小可，又停了半盞茶時，覺出此非善地，早走爲妙，忙又舉步前行，剛由那片空地穿過，待朝黑女來路走去，猛覺前面白影一閃，想退無及，目光到處，心胆皆寒，原來面前，正是那個年長一點的蒙面人，雙手叉腰立在面前，忽然急中生智，忙卽躬身說道，大俠客，我說幾句話，死活聽便如何，蒙面人道，不必多言，你說的話，我已知道，如有虛言，自尋死路，休想逃得出去，韓奎忙答，天日在上，決無虛言，蒙面人笑答，既然是真，爲何方才三心二意，見了人來，又復中變，以爲祇要錯過，就可逃走，豈非夢想，須要說出一個理來，妄想逃走，你且回看，自知利害，韓奎隱聞身後有人，喚了半聲，也未聽清，聞言回頭一看，正是李強夫婦，連黑女怪獸，一同站在身後，相去不過咫尺，竟不知何時來的，這一對面，怪獸貌相，更顯猙獰，正將蒲扇般大毛手舉起，瞪着一雙凶睛，似要撲人神氣，心中害怕，剛驚呼得一聲，待往旁躲，耳聽身後大呼，哥哥，一條人

影，已由身旁閃過，立定一看，怪獸已被黑女喝住，兩個蒙面人，已攙抱一起，帶着哭聲，哥哥弟弟，互相對叫，認出剛由身旁閃過，穿着一件黑披風的，正是李強，好似弟兄二人，久別重逢，兩個女的，也聚在一起說笑，甚是親熱，全不理會自己，方想，這兩個蒙面人，曾在桃源莊，大鬧過幾次，明是一路，怎到今日才見，裝束又都相同，是何原故，忽聽蒙面人說道，我的事，說來話長，發落了這廝再說，話還未問完呢，少女接口笑道，大哥不必問了，此人好似還有天良，蒙面人接口道，前半的事，我全知道，我祇問他，爲何遇見你們，不照所說投降，須要他還出一個道理，韓奎聞言，又悔又急，惟恐對方誤會，剛喊得一聲，諸位英雄俠女，這原是我不好，一半還是爲了一時糊塗，先是沿路呼喊，無人回應，以爲相隔已遠，後遇令弟，和這位俠女走過，聽出口風不好，不知故意試我，家有老母妻兒，自然求生心切，不敢出見，後來打定主意，如能逃得性命，也不回轉桃源莊，就此回家，作一小本營生，並無別意，還待往下說時。

五 大俠七星子的真面目

黑女見他，神情狼狽，滿臉愁急害怕神氣，從旁笑道，你不要怕，說的話也不假，你們的話，我說起來費事，弟妹代我說罷，原來那隱名蒙面大俠七星子，正是李強之兄李誠，李

強先並不知，這就是借着養病爲名；隱居南山深處的哥哥，後雖看出許多疑竇，因有許多地方，又覺不似，第一語音不對，誰都不會聽過。每次紙帖字跡，又太潦草，與乃兄平日恭楷不同，沒想到恐人看出故意如此，直到最末一次救人出來，龍姑不在原處守候，忽然連馬失蹤，同時想起，倪仲猷每遇自己思念兄長，定必在旁勸慰，力言令兄不久必回，和陳四口氣，完全相同，昨日更在無心中，漏出我們南山有人，多利害的教師，也非敵手的話，再一回憶：蒙面人與敵人無仇無恨，縱令是個好打不平的俠士，何以對方地理虛實，比士著多年的人，還要清楚，對於自己，更是愛護關照，無微不至，這等愛厚，偏不肯吐露姓名來歷，別人見面，還說上兩句話，遇見自己，祇打手式，一言不發，分明是怕聽出口音，好些不近情理，尤其龍姑，乃是志同道合，能共生死患難的，恩愛夫妻，彼此相敬相愛，無話不言，從無隱瞞，也無失約之事，何況自己，孤身一人，夜入虎穴，還要救三個受傷的男女，約定在外接應，關係何等重大，怎會騎馬離開，毫不關心，那救陳妻的隱名人，如非素識，而又萬分信服的人，決不會這等放心聽話，越想，越覺蒙面人，非是兄長不可，等到進了南山，龍姑突在身後出現，說話又有漏洞，表面不敢明言，暗中却打手式，並呼蒙面人七星子大哥，越知平日所料，多半不差，驚喜交集，急於往見。恨不能當時趕去，再聽黑女，那等說法，事更料了八九，因知乃兄性情，機警沈穩，行而後言，不到時機，不肯絲毫洩漏，否

則，龍姑不會隱瞞，當時也不說穿，祇照所說尋去，後遇賊黨圍攻，蒙面人突然現身，這次竟然當面發話，聽出不差，喜得心花怒放，因正對敵，不暇交談，以爲事完，必要跟來，又早看出逃賊，藏在對面洞內，以爲兄長行事機智乾淨，必要尋來，便在對坡等候，一會，龍姑趕到，說大哥正發號令，去請大嫂，帶了猩猩人，到山溝內，故佈疑陣，事完就來，命我二人，看住逃賊，暫勿殺死，李強斷定韓奎，無法逃走，祇顧高興，和龍姑談論，說大哥既不肯殺他，我今日弟兄重逢，天大喜事，也應格外寬容，饒他一命，少時看出此人，如能悔過自新，固無庸說，如有可疑，除非極惡窮凶，也祇將他禁在青龍澗洞內，好在這片森林，他就逃不出來，何況我還有人防守，龍姑也以爲然，後想查探對方心意，故意高聲說了幾句，那知說完不多一會，大白忽然跑來，朝着對崖側面急嘯，過去一看，已無人影，暗忖，這廝真個快腿，便命大白引路，見是洞旁沿崖小徑，知走不通，也不敢退回，定必走入森林，把路走迷，龍姑嫌路難走，反正賊逃不走，不願跟踪追趕，仍命兩馬，守在外面，二人改由正路尋去，因那一帶，乃林中難走之處，好些均未去過，找了一陣，不會發現，龍姑埋怨李強粗心，不先下手生擒，就逃不走，尋也費事，見了大哥，如何交代，李強還未及答，猛瞥見對面暗影中，駛來大小四團星光，忙卽戒備，剛把各人刀鞭揚起，忽聽對面問道，是弟妹麼，同時，二人也看出來的，大小兩條黑影，均是人形，等聽出口音，心中一喜，人已近

前，正是黑女，同了大小兩隻怪獸，互談來意，黑女笑說，尋人容易，這片森林以前便是我家，自從前年，我父死後，才移居避秦嶺，地理甚熟，他用響箭喊我，恐有急事，須帶猩猩趕去，我將小金兒，與你留下，一找就到，休看他長得小，林中毒蛇猛獸，死他手內的，不知多少呢，那叫金兒的小猿，本停在黑女肩上，一聽誇他，不等話完，嚶的一聲低笑，飛身而起，猛伸長臂，一把抓向旁邊大樹之上，粗約數抱的堅厚巨木，竟被抓裂了一大片，回手又是一掌，打向側面一根石筍之上，粗約尺許的石筍，應手立折，祇聽嘩啦吶，叭噠連聲，殘枝碎石，狼藉滿地，最奇是，那兩條又瘦又長的膀臂，內裏竟是相通，長短伸縮，均可如意，神力驚人，身法尤爲靈巧，凌空揮舞，竟隨斷石，一同落地，嘻着一張怪嘴，正在得意，吃黑女夾背心，打了一掌，笑罵道，這是自己人要你賣弄本領作什，乖乖聽他兩人的話，不要隨意出手，小猿將頭一點，回身一縱，龍姑覺着眼前一花，一條黃影，已輕輕落在肩上，李強見那怪獸雖小，力大猛惡，恐龍姑胆怯，自己也不放心，忙道，大嫂叫他停在我的肩上如何，黑女笑道，三弟放心，這東西雖然力大凶猛，最感激我夫妻，對自己人，更是純良，方才已知你是大哥日常想念誇獎的好兄弟，我就不招呼他，也必聽話，不對，祇管抓他腋下撻處，放心好了，小猿似聽黑女說他短處，急得嚶嚶亂叫，聲甚清越，猩猩在旁，也吼了兩聲，黑女笑道，你嫌我說你短處麼，如不聽話，還有更利害的地方，沒有說呢，轉身

又朝猩猩人喝道，蠢東西，聽他吃虧，你就喜歡，也不想金兒多麼靈巧聽話，那像你這樣，又凶又野，看去都討厭，還不給我先走，小猿正朝猩猩人發威，伸臂想抓，猩猩人已轉身馳去，龍姑也埋怨李強道，你老是看不起我，黑女道，三弟喜歡金兒，就是耽心，也是好意，我去去就來，如見逃賊，可在暗中，看他作些什麼，我先走了，二人謝諾，走了一陣，金兒忽往前面，縱身馳去，祇聽樹枝微響，晃眼聲影皆無，一會回轉，手指右側連比，比完重又穿林而去，二人忙照所指悄悄掩去，走出不遠，便見韓奎，垂頭喪氣，自言自語，狼狽而行，林中昏黑，初次入林的人，自不知身後有人跟踪，二人跟了一段，故意繞往前面，再走回來，互相發話試探，見韓奎不敢見面，暫由他去，悄悄尾隨在後，又走了好些路，查出韓奎，胆已嚇破，悔過是真祇是求生心切，聽出口風不妙，挫了勇氣，跟着，黑女帶了猩猩人繞來，說李誠早就跟了他一段，曾聽悔過呼喊了兩次，方始回往山溝，爲防賊黨，又有人來，已將三馬，埋伏山口之內，算計自己將到，方始回轉，如今事已快完，就要尋來，與你夫婦相見了，二人聞言大喜，重又追上韓奎，兩下相隔，也就三數丈，所說的話，十九聽去，弟兄見面之後，聽韓奎前後言語相符，看出誠意，李誠笑道，你祇改行向善，我們不咎既往，如願回家，不妨水滸再走，暫時仍回桃源莊，推說同來諸人，均爲怪獸所殺，祇你一人，保得活命，趁天未黑，速回報信，說得越凶越好，這樣，與你情面無傷，但不可提我一字，你看如

何 韓奎見四人兩獸，邊說邊走，似想引他走出，恐又疑心，方說，我不回去，祇求一席之地，暫住些日，李氏兄弟，同聲答道，這個無須，你休多心，稍有疑慮，決不放你，回去祇與我們有益，可說林中野獸甚多，最利害的，似人非人，力大無窮，不信，叫他命人來試，我已安排，一到方才互鬥之處，你也看出利害了，如能就便，爲我勸說那些遠來的武師，到時，不要助紂爲虐，我們也少殺傷這些素無仇怨，祇爲土豪財帛所誘的人們，豈非好事，韓奎祇得答道，我知諸位，劍俠一流人物，况有異獸爲助，多高本領，也非敵手，行動神奇，出人意表，瞞你不得，如有二心，無異送死，祇不知以諸位的本領，祇除秦氏父子兩個首惡，易如反掌，何故事隔多年，不肯下手，李誠笑道，此事，一則是我小心謹慎，二則無論何事，須先求得結果，本心雖想爲這一方除害，但他還有族黨，助紂爲虐的，不在少數，手下惡奴，更比那些飯桶武師，還要可恨，非斬草除根不可，以前殺傷幾個小賊，他父子平日自大，還恐官府無能，徒傷顏面，反而激出禍事，飲忍在心，我如單殺秦氏父子，下餘土人，在賊黨暴力之下，一面受苦，還受嫌疑冤枉，太已可憐，我們想他，跳出火坑，重登樂土，暫時既辦不到，再要殺死多人，便須經官，多生枝節，還要冤枉許多好人，必須一舉成功，除暴安良，使兩村土人，同登樂土，開荒耕種，自食其力，把山中所藏地利，全數開發，使遠近苦人，聞風而至，祇肯出力耐勞，便有安樂日子可過，如非萬不得已，頂好一個人也不

要殺，才對心思呢，李強談起新村近來，富足安樂近况，韓奎聞言，好生羨慕，暗忖，我有的是力氣，何不自食其力，作人牛馬爪牙，還要一面巴結奉承，隨時均有身敗名裂之憂，這是何苦，便和四人說，意欲投入新村，分田而耕，以後接來家口，不再回去，李誠告以不必忙此一時，事完隨意，韓奎大喜，衆人也同走出林外，李誠笑道，韓兄自回，我們不送了，韓奎大喜拜謝，見日色已快西沉，忙往回趕，還未走到山溝，便見道旁，半抱粗的小樹，有的折斷了兩根，有的連根拔起，碎石沙土，洒了滿地，再到山溝一看，不禁嚇了一跳，原來這半日功夫，已換了一付景象，碎木殘枝，沿途狼藉，好些都染有血迹，先前死的那些同伴，有的把頭頸拗斷，有的前胸後背，均被獸爪抓裂，鮮血淋漓，死狀甚慘，方才傷口，均有獸爪抓過，看不出兵刃暗器傷痕，到處都有同黨遺留的兵刃暗器，分明驟遇猛獸，互相惡鬥，全被殺死情景，掩飾極巧，心正贊佩，忽聽山口外，人語喧嘩，隱隱傳來，料知日落不歸，別的教師，起了疑心，仗着人多勢盛，趕來查探接應，忙裝精疲力竭，拚命急竄情景，迎上前去，一面留神前看，走出不遠，果見人影，忙即大聲狂呼，來人速退，後面有險，一面朝前狂奔，雙手連搖，韓奎在森林中，連經奇險，狂竄了這一天，本就飢疲交加，再一做作，越顯狼狽，又故意不肯把話說真，祇管亂喊，來人正是朱四，奉命引來的賊黨，因朱四報警時，祇說山溝內，有了爭殺之聲，因為胆小，料知遇敵，未敢入內，別的全不知道，老遠望

見一人，迎面急跑，神情慌亂，殘陽將盡，暮色昏黃，祇認狂呼，也未看出是誰，及至兩下臨近，才認出本莊新聘名武師之一，驚問何故。如此驚慌，敵人多少，現在何處。韓奎略一定神，手指身後說道，我奔走江湖數十年，深山曠野，常時來往，從未見到這樣怪物，我已自認無能，好在此時，怪獸已回森林，未必出現。諸位胆大，再往前走上一段，就知利害，一時也說不完，衆人原回當日，又趕來了兩起武師，有的昨日先到，爲雨所阻，不願驚動主人，在左近鎮上，住了一夜，次早才向店家，說出真話。問路入莊，有的被犬水衝斷，仗有土豪派去的人引路，現紮木排，費了許多人力，才行渡過，秦迪知道這些，均是有名武師，平日早有耳聞，忙即迎接進去，並將金朱二官親，請出同坐，向雙方表示自己的勢力威風，已把昨夜丟人之事，忘了多半，談到下午，想起還有八人未歸，問知去向，正待命人往尋，忽聽惡奴來報，說朱四自到莊口送信，說起前情，來人自恃武功，新受重聘，均想爭臉立功，齊告奮勇。經狗子強留，才分了一半人爲首，帶着原有二三十名打手，一同趕來，新人多與韓奎相識，知他平日武功頗好，好勝胆大，竟會這等狼狽，均覺奇怪，韓奎又裝精疲力竭，不能多言，就此嚇退，太不像話，祇得將信將疑，趕向前去，韓奎苦笑道，諸位留心，此非人力所敵。我在森林中，逃竄了一天，力已用盡，恕我無能，不奉陪了，衆人見他，滿面驚惶，由不得加了戒心，有的以爲自己人多，奮勇當先，剛發現前途，樹折木斷，殘尸狼

藉，凌亂神氣，忽聽轟的一聲怒吼，震得山鳴谷應，風葉驚飛，由不得嚇了一跳，因那幾個胆大的，自恃武勇，本就抱着多狂惡的野獸，也禁不住武功好的兵刃暗器，內有兩人，又是奉命陪伴引路的，原有兩個爲首教師，因見土豪，待客禮厚，自覺顏面無光，心中妬憤，偏又丟人太多，無法爭氣，途中尋思，久聞東南山森林，無異活地獄，入林必死，一直也未去過，今日同行，多是新來能手，何不試他一試，開頭並無他念，及至遇見韓奎，說起怪物利害，先去的人，已爲所殺，先頗驚慌，聽完，忽生毒計，暗忖，這般新人，趾高氣昂，顯得我們，全是飯桶，何不激他前往，能夠合力除去，自無話說，否則，前後兩起的人，均爲怪物所傷，一樣都沒光彩，看小秦又是如何對待，這般人還有什麼臉面，受人禮待，韓奎驚慌太甚，所說的話，與平日大不相同，分明吃了虧，不好意思，故意大張其詞，強勸衆人回去，否則，同去人中，有他好友在內，明有許多能手在此，如何不爲報仇，反勸回轉，想到這裏，又見新來諸人，個個精神，身子矯健，漸漸胆壯起來，覺着怪物不過林中野獸，先去的人，驟出不意，才至傷亡殆盡，現在人多，又是好手，自己更煉有毒藥暗器，對付七星子，這類強敵，自是不行，這類野獸，不過猛惡力大，祇要心靈手巧，不與硬敵，乘着這幾個新人，賣命苦鬥之際，閃在一旁，暗放冷箭，到時多半有望，受害的是他們，自己能將怪獸打死，當時成了好漢，稍見不妙，這般新人，當着我們舊人，自不好意思，開步先跑，溜

也容易，如能成功，固是露臉，不能，也不致於受傷，受害的是別人，與我無干，冒一冒險，也還值得，便在旁邊發話激將，好在怪獸影子，還未見到，當頭先跑，再有幾個肥大的，跟着一領頭，人全跑了下去，事前具有戒心，兵刃暗器，又全拿在手內，人語喧嘩，步履奔騰，寒光閃閃，看去威勢頗盛，剛一發現殘尸，便聽獸吼，那兩個舊教師，一名洪燕，一名徐鐵腿，本想停步，往後縮退，讓別人搶向前去，不料山溝地仄，開頭不曾發現怪物，均恐別人笑他胆小，個個搶先，不肯落後，差不多擠在一起，想要閃退，勢已不能，不知死期將近，大難已臨，仍想陰謀害人，因聽祇吼了一聲，故意說道，這怪物多利害，也祇一個，照韓教師所說，人力鬥他不過，無法近身，我們還有好些暗器呢，難道平日受人厚待，死了這多的人，連個野獸，都打不過，還未見面，先就嚇跑，回去怎好意思，入座吃酒呢，這幾句話一說，全被僵住，新人固不好意思停步，便是原有的舊人，也覺就此回去，臉上無光，說不下去，當頭數人，火性較大，更被激怒，紛紛大喝，多利害的野獸，我們也多見過，怕他做什，此仇非報不可，正要找他，來得正好，大家快上，不過留心一點，暗器早點取出，免得湊手不及，二人把話說完，見眾激怒，真個向前，想起死人慘狀，又自氣暖胆寒，想讓眾人，先搶頭陣，自己落後，相機而行，因見後面，路被擋住，開頭吹過大氣，不便明退，一個裝着投鞋，一個裝着小便，剛往旁閃，新人中有兩個久經大敵，心思細密的能

手，覺出人數太多，谷中地仄，驟然遇險，難於應付，忙喊，諸位兄台，這類猛獸怪物的來勢，定必又猛又快，大家擠在一起，有本領的，施展不開，胆小的朋友，想逃無路；被後面的人擋住，容易誤事，這不是空吹大氣的事，我們受人重聘，坐席未暖，就遇此事，死了這多的人，不問如何，也應見過分曉，就此回去，誠如方才兩位朋友所言，這杯接風酒，如何下肚呢，打算動手的，把人散開，輕功好的在前，如見來勢太凶，或是太多，大羣猛衝過來，真非人力所敵，也不犯賈這窮命，自知學藝不精，向主人告辭，各自回轉老家，由他另請高明，來此除害，好在衆人共見的事，說不上胆大胆小，有臉沒臉，要是自信還鬥得過，祇是猛獸力大，不能硬拚，前面的人，先往山崖大樹上縱去，再往下打兩頭合圍，也免大家驚慌逃竄，施展不開，死傷都是冤枉，你沒見方才死那幾位，都在那數丈方圍一段麼，這麼仄的地方，真要有事，打算取巧，簡直自找苦吃，趁着吼聲尙遠，照我所說，把人分散，最好一同趕出溝去，到了空地，祇要來得不多，任多利害，也必將其除去，那位朋友，胆小怕死，不要向前讓，他退到後面，先回莊去也行，和韓兄一樣說實話，自知無力，率性先走，到也光棍，免得誤己誤人，受了傷，別人還要礙手礙腳，洪徐二人，剛往後退了幾步，聞言才知薑是老的辣，對方借着防禦怪物，發話回敬，句句刺耳，正中心病，又見大家聞言，行列已漸分開，由身旁過去的人，全都回顧自己，面有笑容，有的更是邊走邊說，低

聲議論，明在恥笑自己，衆目之下，先又說過大話，實在不好意思，再退下去，祇得隨河附和，也大聲喝道，這兩位兄台，真個是智多謀，說得一點不差，諸位快些分開，不要擠在一起，免得礙事，我到不信一兩個怪物，有多利害，好在學過兩天廢銅爛鐵，以前也曾受過主人厚待，遇上事來，好歹先試他一下，不行，再回家抱孩子去，說罷，不聽回答，祇得負氣，又往前趕了幾步，這一來，三十多人，分開了半里多路，當頭數人，已快出口，徐洪二人，漸漸向中間，見衆不曾留意，方才勇氣已退，正自暗幸得意，覺着進可以戰，退可以逃，猛又聽一聲怒吼，正在頭上，震得兩耳嗡嗡，心神皆悸，不禁大驚，同時，前鋒諸人，圍得獸吼在後，也忙回身，各照預計，二三人一對，分尋據點，和有樹石寬曠之處，列陣相待，後面的人，也各止步，先發話的兩人，本是衆中之首，成名多年，軟硬功夫都好，人也精明強悍，因秦氏父子，山中稱霸，外邊無什名望，初受聘時，祇當是個隱居山中，聚族而居的土財主，因受山賊侵害，請來護院，行近桃源莊，暗向數十里外山民打聽，才知當地獨有的土豪惡霸，心已不願，無奈受人重禮，遠道聘來，有幾個江湖朋友情面，不好意思，中途回去，及見土豪，語言無味，面目陰狠，口氣又是那麼強橫凶暴，在座兩個奉若上賓的官親，正是陰險平鄙的，貪官污吏一流，竟比途中所聞，還惡得多，越發不快，正打算退身之計，忽聽人報，東南山中，發現敵人，已交了手，先聽引進同道，說得七星子，那麼神出鬼

沒，單人獨馬，隨意出入虎穴，屢次把人劫走，莊中並有好些傷亡，他却連真面目，也未現過，均覺言之過甚，將信將疑，意欲對面，見識一下，又想見過一陣，稍顯自己本領，略爲交代，立時告退，自告奮勇，率衆趕來，及見韓奎，回得那麼狼狽，行時，又曾暗中示意，令已速回，雙方交好多年，知他爲人義氣，頗有胆勇，久經大敵，怎會這等神氣，料有原因，不便明問，正打主意，相機而行，忽聽洪徐二人，發話激將，言中帶刺，越知主人，固是惡霸，這羣飯桶教師，也是小人鼠輩，暗中冷笑，羞與爲伍，借故回敬了幾句，一面密告同來諸人，互相傳話，不遇怪物，大家無事，一旦出現，不可搶先，更不犯上爲此送命，先照所說，把人分散，讓這兩個發話的小人，去見頭陣，然後量力而行，同進同退，遇見強敵，也是如此，大家成名不易，不犯着爲土豪惡霸，幾個臭錢，作人鷹犬，代他賣命，這般人，有的是成名多年的武師，雖有幾個綠林出身，平時都有交往關照，講究義氣，發話的人，又得衆心，不多一會，除原有一小半教師惡奴而外，互相傳遍，一聽二次獸吼，是在當中崖頂，全都立定，紛紛戒備，留神查看，也未逃走，均想怪物吼聲，祇有一個，這麼多的人，怎麼也能除去，洪徐二人，聞聲却是胆寒，正想逃避，忽見兩頭的人，全都立定，各持兵刃暗器，朝自己這面崖上注視，先前不該取巧，相隔前鋒較遠，後面雖有幾個離得較近的，又名舊人，神情均現驚慌，剛一開腿，忽聽前後兩面，均有人大聲喝道，怪物像個大猩

猩，就在洪徐二位教師頭上，還不快些動手，打他一鏢，二人閃聲驚顧，對面崖頂，果立着一個，形似猩猩的怪物，祇是身材高大，二目藍光遠射，貌相猙獰，形態猛惡，瞪着一雙凶睛，噙着一張血紅色的大怪嘴，注定自己，伸出兩隻蒲扇大的毛手，作出向下發威，抓人之勢，一上一下，隨同進退，這時，下面光影，甚是昏黃，崖頂殘陽，尙有餘輝，迴光反照，看得畢真，分外顯得怖人，乍見之下，更覺胆寒，及聽衆聲嘩吵，令其上前，怪物又似有心戲弄，注定自己，追隨不捨，也不朝別人，看上一眼，祇管張牙舞爪，作勢要抓，却不下來，正自暗中叫苦，退留兩難，及至聽到末句話，忽想起怪物不肯下縱，分明是怕人多，身旁現有毒鏢，何不冷不妨，給他一下，祇將眼睛打瞎，見血就死，豈非露臉的事，即便一下，不能打中要害，縱將下來，方才發話的，全是有名能手，也曾說過，不可力敵，便應逃避，再行夾攻，有這多能手在場，如其遇險事急，斷無見死不救之理，至多不能取巧，再如分頭逃走，不見得祇我一人受害，二人都是一樣心思，又見怪物在上面，隨人走動，後面的人，也往後退，當中老空着一段，情知首當其衝，必不可免，怪物又似命中死對頭，別人不管，專注自己這兩個人，又急又氣之下，匆匆打一招呼，便將手中毒鏢，覷準上面怪眼，和胸腹要害，一面分頭用力打去，鏢一出手，便各縱身逃走，準備一擊不中，免爲所傷，滿擬這類見血封喉的毒鏢，百發百中，十九可望成功，心正暗罵，新來的人，毫無義氣，祇作旁觀，無

一相助，如同動手，豈不更容易些，怪物如被我二人除去，看你們回莊，有什麼話說，誰知鏢發出去，瞥見怪物，嗜着一張大血口，毛手微抬，未聽吼嘯，身已縱起，也未看真，方覺不曾打中，忽聽來路後面，衆人嘩噪之聲，方覺怪物，沒有打中，心中發慌，先是洪燕，正往後路逃退，猛聽頭上，一股極強烈的羶風，朝前吹落，同時瞥見一條黑影，隨風飛墮，落在自己面前，目光到處，正是那形似猩猩的怪物，張着一張毛手，攔住去路，一手還拿着兩隻鋼鏢，不由嚇得忘魂皆冒，噁呀一聲，回頭又往前跑，剛一舉步，耳聽衆聲吶喊，齊呼怪物利害。快發暗器，跟着，叮叮噹噹，一連串暗器落地之聲，知道不曾打中怪物身上，反被震落，心越發毛，心驚胆寒，一路連縱帶跳，正往前飛馳間，眼前一花，一陣羶風過處，怪物又由頭上，縱向前面，把路攔住，伸着一隻又粗又大的毛手，似要抓來，驚悸百忙中，跑得太急，無法收勢，左手一鏢，迎面打去，右手揚刀就斫，猛覺手背酸麻，震了一下，刀已被那毛手抓住，鏢也擋落在地，怪物仍是笑嘻嘻，望着自己，祇不鬆手，這一對面，見那怪物，生得又粗又大，周身黑毛如針，身材竟比人高，形態更顯猙獰，情知無幸，先還忘了丟刀，及至奮力，住回一奪，怪物仍嗜着一張血口，紋絲不動，猛然驚覺，把手一鬆，翻身再往回跑，那怪物正是避秦嶺，李誠收服的異獸猩猩人，性最凶猛，遇敵最喜戲侮，這次奉命，專除莊中幾個凶險卑鄙，殘害過土人的教師惡奴，暗中曾有指點，對這幾個惡人，可以任性

處置，高興非常，本還打算，再逗一會，不料那些教師，雖恨洪徐二賊，說話欺人，不過是想嚇他一跳，不令取巧誇口，及見怪獸，如此猛惡輕靈，再如旁觀，必爲所殺，又見二人，狼狽逃竄神氣，明知利害，見死不救未免太過，一聲招呼，便有幾個暗器打得好的，趕近前去，因先前後隊諸人的暗器，打在怪獸身上，全都震落，無一打中，明知利害，依舊不退，意欲正面去打五官要害，那知猩猩人，受過李誠訓練，毛手又大，目光更靈，兩眼微一開閉，毛手略一舞動，上半部全被擋退，下半紛紛震落，仍和方才一樣，一下也未打中，這時，前隊的人，本已列陣相待，一見怪獸臨近，也將鏢弩等暗器，亂打過來，猩猩人雖未打中，却被激怒，猛然一聲震天價的怒吼，追撲上前，夾背心一把，便將人抓起，高舉過頂，洪燕正逃之間，覺得背上，中了一把鋼抓，痛澈心肺，噯呀一聲慘叫，身已凌空而起，正在狂呼救命，猩猩人已發了凶野之性，猛力朝山石上一甩，當時腦漿迸裂，死於地上，衆人見此猛惡，又知怪物，身堅如鐵，刀箭不入，全都胆寒，前隊紛紛喧嘩驚退，內有兩人，回顧後隊諸人，尙在原處，亂成一起，也不乘機逃退，方疑發生變故，一條粗大黑影，已由衆人頭上，飛馳而過，每一落地，遇上人，有的側身而過，並不傷害，有的却被毛手撈起，朝後甩去，不問死活，仍往前追，其行如飛，晃眼越過最前面諸人，攔住去路，一聲怒吼，又搖晃着雙手，緩步走來，過時，因那一帶，崖勢高峻，又少藤蔓，無法攀援，胆子小的，紛紛驚避逃

竄，胆大而又武功好的，料知難免，仍用兵刃暗器，亂斫亂打，想要拚命，誰知怪物，多半不理，祇將動手人的兵器奪去，甩向崖頂，內有一個沒動手的，反被抓死，正不知是何心意，怪物已縱到一人面前，和方才一樣，立定嘻笑，衆人一看，正是徐鐵腿，因其爲人狡猾，方才逃時，知道山溝地仄，往回逃走，途徑太長，祇有一個能手，怪物追來，無人敢擋，有本領的，多在前面，離出口不遠，外面寬大，逃躲皆易，如將怪物除去，還可爭功，故意朝前逃走，怪物果往後追，心正得計，回顧洪燕，已被抓死，不由心胆皆裂，忙往前趕，已快跑到最前面，怪物忽由頭上飛過，未怎傷人，方幸未被認出，也許就此回巢，怪獸忽又回趕，疑是在人叢中，搜尋自己，心正發慌，怪物已落在面前，知逃不脫，打更送死，祇得戰兢兢，朝後縮退，怪物先不動手，祇是揚着一雙大毛手，目射凶光，作出撲人之勢，一步一步，隨同進逼，嚇得心魂震悸，惟恐激怒，正在低聲慘呼，向衆求救，怪物偶一回顧，望見身後的人，又在悄悄往前逃走，不由暴怒發威，回身便追，徐鐵腿以爲有了生機，連縱帶跳，忙往回路飛逃，遙望後隊諸人，驚呼嘩吵，亂成一片，不進不退，又未見有別的怪物身影動靜，心中驚疑，身剛縱起，猛覺兩腿，似被鐵抓抓緊，奇痛澈骨，前半身立往前倒，同時，瞥見下面兩條毛腿，羶氣撲鼻，不由驚魂皆顛，剛嚶呀得一聲急叫，連人帶腿，已被怪物，撕成兩片，拋向地上，又朝前面追去，原來怪物剛走，忽聽崖上發令，催快下

手，想起發鏢二人可惡，回顧已逃，忙又趕上，恰值徐鐵腿，情急逃命，正往上縱，一把抓往兩腿，兩隻毛手，左右一分，當時撕裂，這次再追，却換了方法，飛舞人叢之中，祇一落地，定必傷人，至少也是甩個半死，手足殘廢，死活祇是一下，保得殘生，算是便宜，經此一來，全都胆寒，又不知後面的人，何故有路不逃，這等紛亂，接連死傷數人，才看出怪獸傷人，似有挑選，專朝原有的舊人，發威下手，新來的教師，除開頭有兩人，略受微傷外，以後無一受傷，內有幾個胆大的能手，並還連用兵刃暗器斫打，往來遇上好幾次，至多怒喝，發威嚇人，無一遇害，同時，又看出舊人，因土豪愛裝外表，衣裝華美，又都一律打扮，容易分辨，怪物似和舊人有仇，無一幸免，前面舊人，本祇五個，晃眼全都遇害，怪物重又回身，往前縱去，內有一個胆大的，看出怪物不傷新人，恐同來好友，不知細底，心想，命如該絕，早已慘死，激於義氣，竟自空身尾隨下去，一路大聲急呼，這東西奇怪，周身刀箭不入，力大無窮，動作如飛，多大本領，也難傷他，諸位千萬不可動手，自找苦吃，彼此聽命，或許保全一些，怪物回顧有人追來，並不理睬，仍往前縱，晃眼縱到人叢之中，果然專傷原有教師，和打手惡奴，衆人先已吃過苦頭，傷了兩人，再聽好友，捨命起來警告，連那兩個爲首的，也都任命，立定不動，土豪手下爪牙，先還不知真象，祇是心驚胆寒，紛紛喧嘩，亂成一片，及至怪物追到，連傷數人，這才看出專傷原有同夥，新來師教，對面遇上，

也不相干，內有一個成名多年的老手，見怪物傷人太多，心中悲憤，又實不好意思，想拚老命，先發獨門連珠五鬼釘，吃怪物打落，不曾還手，又用寶劍，去刺胸腹要害，手才揚起，忽見一條小黃影，由左崖峯上，飛星下射，一瞥而過，再看，已縱上對面崖頂，寶劍五鬼釘也被奪去，無可奈何，祇得停手，另有兩人，剛被怪物抓起，忽聽崖頂，嚶的一聲清嘯，怪物立時鬆手，又追別人，被抓的雖未送命，差一點沒有疼暈過去，再遇怪物，便不加害，似這樣，又放了三人，都是崖上一有嘯聲，怪物定必放手，越看越害怕，偏又無法逃走，在人叢中，閃避逃竄，亂成一片，有兩個狡猾的，因見怪物，不傷新人，故意躲在這些人的身後，口中不住哀求，說怪物是和舊人有仇，專殺我們，諸位伯叔大爺，好歹救我一命，衆人都有一點江湖義氣，也拚冒險，代爲掩護。不料怪物，靈巧異常，走近前來，不是由人身後，將其拖出，死得更快，便是崖上嚶嚶叫了兩聲，立時尋去，用毛手將人分開，硬抓出來，抓個不死，必受重傷，如往回逃，當時飛身追上，死得更慘，全都把胆嚇破，眼看二十來個舊人，死傷十之七八，下餘數人，有的已然嚇暈過去，有的竟自跪地哭喊，山神饒命，哀求起來，一般新人，見此慘狀，愛莫能助，並且十九成了一雙空手，兵刃暗器，全被奪去，連命都沒法拚，實在無法，祇得相繼發話，代爲求饒，大意是說，山神專朝他們爲難，想是平日凶橫所致，祇能饒命，必知改過，初意怪物是個猛獸，難解人意，此舉徒勞，未必生效，誰

知話才說完，崖上又嚶嚶輕嘯了幾聲，怪物忽然停手，朝着跪求的人，怒吼了幾聲，飛身一躍，便到崖腰，略一攀援，一陣山風過處，越崖而去，先後已死傷了一大片，才知怪物，具有靈性，料其不會再來，一面各尋失去的兵刃暗器，一面斫下樹枝，抬連死尸，免得明日再來犯險，一面互談經過，並問後隊的人，爲何不退，才知當怪獸現人出現時，衆人見他，身堅如鐵，刀箭不傷，前隊的人，已有傷亡，全都害怕，那裏還敢停留，不約而同，齊往後跑，想要逃回莊去，剛逃出不遠，忽聽崖上，嚶的一聲清嘯，低頭一看，前面崖角上，站着一個周身全黃的長臂小猿，先因黃猿，看去矯健輕靈身太細小，並未在意，仍就往前飛馳，猛瞥殘陽斜照之下，電光似急射下一條金光，還未看清，便聽同黨驚呼急叫之聲，再一注視，正是先見小猿，凌空飛墮，長臂伸處，先有兩人，被他抓起，甩向一旁，跟着落向對面，攔住去路，伸手連比，意似不許往回逃走，否則必死，衆人做夢也沒料到一個小黃猿，如此利害，雖然驚慌，但因那猿，身高不滿二尺，除看去輕靈敏捷而外，並不起眼，又祇一個，除兩個剛被抓甩吃過苦頭的而外，仍恃人多，妄想逃走，略一驚亂，仍往前衝，內中幾個武功暗器好的，並想合力衝殺，誰知剛一上前，小猿便把大眼一瞪，飛身而起，由此飛舞人叢之中，見人就抓，也不殺害，祇將人抓起，朝前拋去，被抓的人，覺着抓處，奇痛欲裂，那兩條又細又長的猿臂，比鐵還堅，兵刃斫將上去，紋風不動，震得手膀生疼，休想絲毫抗拒，

小猿身子又小，每次縱起，將人抓住，都是就勢凌空拋出，如不強掙，任其拋擲，還好一些，祇一動手，不是多受傷痛，便是跌得更重，內有兩個腿快狡猾的，故意立定不動，等小猿飛起抓人，乘機往回路逃走，不料小猿一縱，至少十餘丈，一任衆人，分頭逃走，逃得多快，晃眼仍被追上，一爪一個抓起，不問死活，往來路拋去，兵刃暗器，全被奪下，除却幾個胆小無能，自知無力與抗，事先嚇得倒退的，無一幸免，才知萬逃不脫，祇得退回原處，前後相隔，本來不近，後隊的人，又逃出了半里來路，谷中光景昏暗，金兒身材細小，正當谷逕轉角之處，前面又有猩猩人危害，故此祇見後隊的人，去而復轉，亂成一團，不知細底，彼此間明經過，那麼猛惡的猩猩人，竟聽小猿指揮，利害通靈，可想而知，事後想起，還覺胆寒，互相疑神疑鬼了一陣，匆匆抬了死傷諸人，垂頭喪氣，趕回桃源莊，秦迪正在大開筵宴，等候衆人回莊，吃慶功酒，一面傳令多備木椿，和各種非刑，準備擒來仇敵毒刑拷打以報舊恨，秦迪真在得意忘形，土人進來報說，教師打手被大小兩獸殺敗，死傷抬回，秦迪做夢也沒想到，這多有本領的教師打手，會被大小兩個怪獸，殺得如此慘敗，聞報衆人，抬了死傷同黨，狼狽逃回，還當又是蒙面大俠七星子所爲，又驚又急，惟恐金朱二人知道，不是意思，忙即迎出，因韓奎假裝力疲，故意途中歇息，遙望衆人，抬了死傷回轉，方始起身，差不多同時到達，一問經過，韓奎首說遇見怪物經過，自告無能，繪影繪聲，說得怪物格外

利害，衆人再恐秦迪輕視，實情之外，再加倍渲染，秦迪聞言，先頗驚惶，後來問出除大小兩怪物外，並未發現敵人蹤跡，暗忖東山中森林，本是有名凶險之地，仇敵如與怪物相熟，無不現身之理，好在幾個成名武師，傷之者少，怪物打不過，莫非人也打不過，這般人仍有大用，即便再非七星子之敵，也可由他們呼朋引類，約了能手前來，豁出把家財，送掉一半此仇也是必報，祇把七星子除去，便可侵吞新村，爲所欲爲，此時再花多少金銀，也是一本萬利，如何可以慢待輕視，念頭一轉，凶心又起，立用好言撫慰，厚殮死人，撫恤家屬，受傷的專人照料，延藥診治，一面又請衆人，更衣入席，暫時不談，等到水退，送走官親，再打除那怪獸主意，衆新武師，未到以前，趕上韓奎，暗中已各受了警告，加以成名多年，剛到人家，便遭慘敗，這多的能手，連兩個怪獸，都打不過，也太說不下去，自覺顏面無光，主人又是一個陰險凶橫的惡霸，細詳韓奎口氣，好似怪獸竟是蒙面人所養，再不見機，平白送死，豈不冤枉，早在暗中，打好抽身主意，無如秦迪十分慫恿，傷敗歸來仍以優禮相待，一毫不以爲意，暫時難於辭退，祇得敷衍上數日，再作計較，衆人本就有了去志，韓奎因奉李誠之命，急於立功惟恐衆人，爲秦迪禮貌所愚，心又搖動，席散回房，再向衆人，暗中勸誡，力言秦氏父子積惡如山，決無善死，何況又有幾個隱名異人。和好些怪獸，與之爲仇，今日如非對頭知我們全是新來，無什惡跡，休想活命，你看那些平日狐假虎

威，助紂爲虐的，飯桶教師打手，受報之慘，是澆着回來的，都是人較善良，才得對方手下留情，死裏逃生，我們如還老了臉皮，久留不去，死傷諸人，便是榜樣，實不相瞞，我們第一撥人，便慘敗在七星子一人手裏，此時他們人數頗多，個個利害，像你們所見怪獸，也都

在旁，但祇七星子一人上前，餘者祇所騎三馬，把前後路攔住，不令人過，踢死了兩人，馬尙如此利害，人和怪獸，可想而知，單那一身神力，先就驚人，所發飛刀，更是百發百中，其技如神，你們祇見兩個怪獸，已然生死認命，逃都無望，何況怪獸主人，和那多的同黨，姓秦的要真是個人物，爲他賣命，已無話說，主人先是一個陰險惡人，爲了幾個臭錢助紂爲虐，自投死路，豈不冤枉，這類話本不想說，爲了朋友義氣，不怕見笑多心，直言相告，最好明日婉言辭退，還可保命回去，我已留此多日，細查情勢，雙方仇怨太深，土人常年受秦氏父子殘害，心已恨毒，禍事不久必要暴發，不在此時，懸崖勒馬，全身而退，到了危急關頭，你們已受人家優禮厚待，明知有殺身之禍，勢成騎虎，也無後顧之理，諸位均是久走江湖的有名人物，本是初來，因見所投非人，在他未敗以前潔身而退，祇顯來去光明，怎麼也比冤枉送死，或是臨陣脫逃，要強得多，這般新教師，多與韓奎相識，至少也是彼此聞名，互有關照，知他義氣，對友心熱，如此痛陳利害，必已看透形勢，聞言多半點頭，去志越堅，祇有兩個鏢師，貪圖土豪重聘，還在遲疑，方說主人禮貌太優，多不好，也應敷衍些日，到時

相機而行，也來不及，韓奎冷笑道，我也是個最愛面子的人，秦家這等厚待，如非看出危機將臨，自知萬無幸理，怎捨得走，要知諸位剛來，如時走了，還不致被人恥笑，如到危急關頭，不上前叫什人物，上前平白送死，再要走不脫呢，我想七星子，不特武功神力，非人所能相抗，莊中並有不少內應，諸位祇要多留上個十天半月，不出變故，也必接到警告，莫要吃了苦頭，進退兩難，就來不及了，話未說完，猛瞥見一蓬寒光，由窗外打進，衆人大驚，紛紛縱起，想要迎敵，韓奎見那寒光乃是八口飛刀，衆人原是酒後回房，圍着一張大圓桌，正在飲茶說笑，除自己外，恰巧每人面前，各釘着一把，內中一把，還附有一張紙條，知是李氏兄弟飛刀警告，並不傷人，忙卽低喝，諸位不可妄動，看完紙條再說，衆人還未及答，目光到處，多半做聲不得，原來窗檻上，蹲着黃昏前所遇怪獸，長臂小黃猿，正朝衆人口眼亂動，伸手欲抓，作出示威神氣，內有兩人，先前不曾同去，雖聽說起利害，初見之下忘了前聞還自輕視，方要上前動手，吃韓奎一把抓住，低喝，二位兄台，怎的不知利害，話未說完，小猿已嚶的一聲清嘯，揚手一掌，把那寬約尺許的窗檻擊成粉碎，身隨縱起，跟着便聽快馬急馳之聲，衆人連忙追出一看，一個白衣蒙面大漢，騎了那匹白馬，正由左側林前小徑中馳過，其行如飛，方才小猿，已騰身樹杪，朝前追去，月光之下，宛如流星跳擲，更是迅速，晃眼追上白馬，飛身一躍十餘丈，由一老松樹梢，斜射過去，落向蒙面人的肩上，

一同飛馳而去，就這略一指顧之間，在前途林樹中，略一隱現，便自失蹤，端的神速無比。衆人見狀，全都面面相覷，做聲不得，總算對方點到爲止，略一警告，便自退去，初意當夜莊中，必有變故，既受主人之聘而來，未走以前，有人入莊擾鬧，自無袖手之理，以前單是一個蒙面人已鬧得河翻水轉，况又加上一個無人能敵的怪獸，如何應付，全都愁慮，不敢安眠，準備硬着頭皮，不問勝敗吉凶，好歹敷衍一回，事後再說，等到快要天明，毫無動靜，才放了心，韓奎知爲查考自己心跡而來，料知背後勸人之言，已被聽去，才放了心，經此一來，連那未同去的幾個，也全看出利害，各自死心塌地無一敢留，韓奎看出衆人心意，再把林中遇險悔禍經過，照實說出，祇不把李氏弟兄姓名說出，衆人商計了一陣，決計分頭抽身，次日早起，兩個最負盛名的，首向秦迪告辭，推說學業不精，連一兩個野獸，均爲所敗，實太丟人，無顏再留，下餘多推同黨好友，爲怪物所傷，自己又丟大人，此仇不報，以後無法在外走動。並且這兩怪物，如此利害，相隔又近，早晚被他侵入莊來，無人能敵，不先分頭出外，請來異人奇士，代爲報仇爲莊主除此大害，心實難安，這類怪物，不是尋常人力，所能抗敵，故非多人四出尋訪不可，秦迪不知衆人，有了戒心，知難而退，心想仇敵利害，馬天龍等三人初來時，滿口大話，結果仍被七星子，大鬧一場把人救走，次日率衆入山搜敵，又遇怪獸，連帶去的舊人，都死亡殆盡，祇韓奎一人，狼狽逃回，便都留下，也未必能

夠成事，所說也極有理，七星子已是難當，况又加上這類猛惡怪物，身家財產在此，大是可慮，莫如豁出多耗金銀，由他們轉約異人奇士，來此除這兩害，一舉兩便，一勞永逸，要好好得多，祇要稍爲斂迹，亦不再因禁藥害土人，七星子就不會再來擾鬧，說不得祇好忍此一時氣忿，等人約到，再作道理，便向衆人，再三拜託，因這一夥新人，無一肯留，好似約定一樣，行前各送川資之外，又備了幾份厚禮，請作聘請異人之用，一任苦口勸說衆人全都固辭不受，同聲推說，千里遠來，傷耗主人許多資財，上來便敗在畜生手裏，已然無地自容，如何再承厚賜，至於約人聘禮，這類人物，不似我們，並非重金所能打動，何況人還不會請到，即使有點零星費用，爲數不多，等把人請來再向主人討還，也是一樣，秦迪素來貪鄙，不特不以爲意，反覺這類成名人物，行事光棍，好名愛臉不貪非分之財，不似原有舊人，一味吹拍架弄，惟利是圖，無論何事，非錢不行，彼此傾軋，也無一點義氣，斷定衆人，必要爲友報仇，爭回這口惡氣，越發放心喜歡，相對也更恭敬，衆人見他，先送川資聘禮，好似出於無奈，及見固辭不收，立時滿面笑容。詞色分外謙恭，去了好些嬌倨之氣，心中好笑，也不露出，到了走時才由韓奎爲首，說道，我受主人之聘，在此雖無多日，到底不少破費，如今一事無成，丟人而去，別位或許請得異人前來，我却自知無能，再如來此，愧對死友，今當臨別贈言惟望莊主，此後寬待土人，不再縱容手下，因禁鞭打，要少好些麻煩驚擾，蒙

面大俠七星子的來歷姓名，雖不知道，連日細心查探，得知此人，並不與新村的人相見，請來能手，再往東南兩山口內尋他，必能遇見，對於新村的人，如能聽我忠言，最好不要再尋新村晦氣，以免多樹強敵，一犯衆怒，便自難當，多大本領的人，也無用處，何況公道自在人心，越是異人奇士，越不肯昧良助虐，遇事還望三思，免得後悔，就無及了，秦迪一向驕狂任性，忠言逆耳，不禁大怒，方想發作，衆人看出要變臉，忙拿別的話岔開，紛紛告辭，秦迪知道這般人，多半同道之交，恐生反感，勉強忍住，因衆人力言，未除怪物以前，一時也無顏停留，多大的水，也須上路，韓奎爲想往投七星子，推說在此較久，要往鎮上，尋人話別，起身較晚，行時秦迪又不住的挖苦了一陣，如非韓奎本領頗高，無人能敵，直恨不能將人囚入石牢，毒打出氣，韓奎也不再理他，推到衆人走遠，假意去往鎮上，繞了一轉，自挑行李，往東南山口走去，快把山溝走完，忽想起李氏兄弟，雖已知我心跡，但那兩隻怪獸，何等猛惡，森林之中光景昏暗，危機密佈，形勢險惡，途徑不熟，又不知七星子，住在何處，如何去法，此時往投新村，更有好些不便，昨日七星子，又曾命我，暫住桃源莊，打探秦賊凶謀隨時告知，日後事完，再投新村，安身立業，如何這等心急，正在進退兩難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忽聽異聲大作，聲如電轟海嘯，又遠而近，仰望天心，又是碧空澄鮮，白雲片片，不似變天神氣，心中奇怪，人已走到森林外面，高崖之下，耳聽異聲，越發洪烈，猛又想起，

昨日逃往森林，先由崖腳繞過，曾聽崖頂有人馳過，也許上面，有路可以通往七星子所居，何不試往尋路，就便看那異聲來路，是何異兆，心念才動，異聲相隔更近，連腳底地皮，也在搖撼，彷彿地震神氣，必更驚疑，忙往崖坡上面跑去，到了頂上，覺那異聲，已如密雷聚聞，萬馬奔騰，潮湧而來震得人耳鳴心悸，四山皆在搖晃，忙回頭朝那異聲來路山口外面一看，山外到處已被白光佈滿，緊跟着，山崩地裂一聲大震，南山口外，突出的一片峯崖，禁不住白光潮湧猛衝，竟自整座崩塌，山口立時加寬了好些，大片白光和山岳一般，正由南山口往外狂湧，不由大驚失色，暗中叫起苦來，要知盤龍峽決口，倒灌桃源莊，秦氏父子遭惡報，大俠七星子百丈懸崖，飛索救美，大開荒原，自力更生，李氏兄弟，重建樂土，全書完成，許多新奇驚險情節，均在第五集中披露分解。

